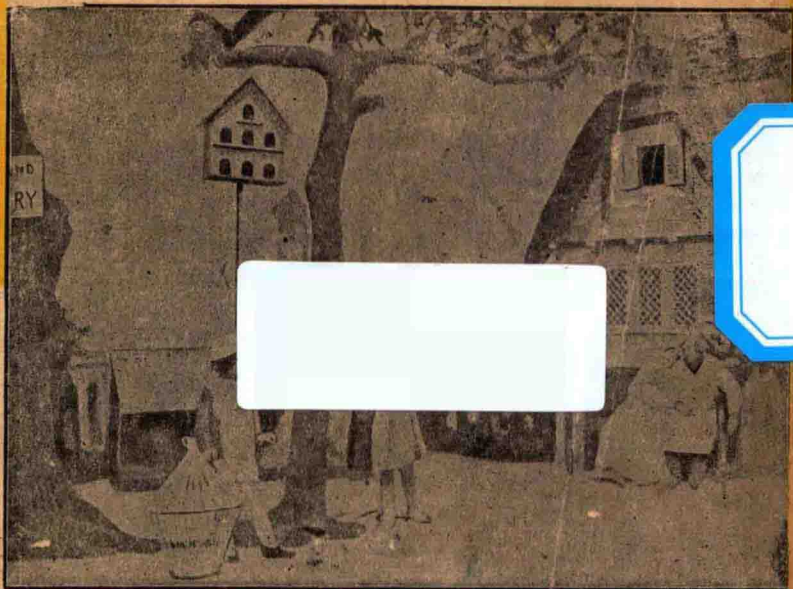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 青鳥

著原克林脫梅  
譯強熾葉





## 第一章 草屋奇遇

很早的年代之前，有一個樵夫和妻子帶着兩個子女，住在靠近太古的大森林中的一間草屋裏。那兩個子女曾經碰到了一次奇遇。

當沒有告訴你們這樁奇遇之前，我先把這兩個孩子說明一下，使你們知道他倆的性格怎樣；如果他倆不是這樣可愛而勇敢，就是往下看到的奇事，也不會發生什麼興趣。

底爾底爾——便是這位英雄的名字——年紀十歲；他的小妹妹彌爾卻只有六歲。

底爾底爾是個身材很高的小傢伙，漂亮和強壯的身體，發育極完美，一頭烏黑的頭髮，被他的頑皮的脾氣弄得亂蓬蓬。他很受人歡喜，因為他有動人的微笑，溫柔的臉兒，和亮晶晶的鳥眼，尤其是因為他勇敢和大膽顯出高尚的心地的緣故。清早常常和他的爸爸——樵夫底爾——在晨霧漫漫的路上走，身上穿着破爛的衣服，而神氣卻非常驕傲，非常英武，髻鬚天地間一切美麗的東西放出可愛的微笑都在前面等候他一樣。妹妹彌爾卻和他大不相同，穿着母親替她收拾得乾乾淨淨的長衣，出落得十分可愛，十分美麗。相形之下，哥哥越顯黧黑，而她就越顯得白嫩，她的一雙大眼，溫柔而帶一點藍色。那雙眼睛，什麼事都能驚駭她為了一點小事便能夠流下淚來；那種孩子氣裏又帶點婦人氣概；格外令人可愛。她很文雅的聽哥哥說話，有時雖然放縱一些，但終不願意他冒險地跟他作長途的旅行。

故事開始了，這一男一女的一對小英雄，在一晚到世間尋求幸福，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便是這故事的演進。

底爾爹的草屋是城外最不好的一所房子，對面有一家闊人的洋房，更顯得這邊屋子的卑鄙。草屋的窗口，可以看見對面的餐室，客廳，到了夜晚，常常照耀得金碧輝煌。白天，也可以看見小孩們在露台上花園裏，或

在暖室裏玩耍，那暖室還終年開着鮮花，城裏人也時常跑來玩賞。

一個晚上，正當新年夜，底爾媽把她的孩子們安置在牀上之後，並且比往常更親熱地吻過他們。大雪紛飛，把底爾爹裹住到森林子裏去作工的腳。因此，她就沒有錢買東西給底爾底爾兄妹裝在聖誕襪裏。孩子們也便睡着了，除了貓叫聲，犬吠聲，和老祖父那架鐘的滴達聲，一點別的聲音都沒有。但是一道太陽一般的亮光突然射進窗裏來，桌上的燈也自己亮着了，兩個孩子一齊醒來，打過呵欠，揉揉眼睛，從被裏把手伸出來，底爾底爾就輕輕地說道：

「彌底爾呀！」

彌底爾答道：「唔，底爾底爾呀！」

「你睡着了嗎？」

「你哩！」

底爾底爾說道：「沒有，我剛同你說話，怎麼會睡着呢！」

他的妹妹問道：「我說，今天是聖誕節嗎？」

「不是的，明天也不是，今年聖誕老人不會給我們帶東西來了。」

「爲甚麼呢？」

「我聽媽媽說，她不能到城裏去……但是他明年會來的。」

「明年還長遠呢？」

男孩子說道：「長遠哩。但是他今晚會到闖人的孩子那兒去的。」

「真的嗎？」

底爾底爾突然叫道：「呀，媽媽忘了把燈吹熄哩……我想着了。」

「什麼呀？」

「我們起來吧。」

彌爾爾常記得媽媽的話，便說道：「但是我們不能起來呀。」

「爲甚麼不能，這兒又沒有人……你看見窗戶嗎？」

「啊，多亮呀……」

底爾爾說道：「這是宴會上的燈光。」

「什麼宴會？」

「是對面那些闊人的兒子，那是聖誕樹，我們把窗戶打開罷……」

彌爾爾很溫和地問道：「能打開嗎？」

「當然能打開，這兒又沒有人管我們……你聽見音樂嗎……我們起來罷。」

兩個孩子便從牀上跳下來，跑到窗口，爬上木凳，把窗戶一齊打開。屋裏全照亮了；兩人就很熱心地往外

望着。

底爾爾說道：「我們什麼都能看見了！」

可憐的小彌爾爾在凳上簡直蹣不起腳尖，便說道：「我看見哩。」

底爾爾說道：「下雪哩！兩架馬車來了，一架有六匹馬拖。」

彌爾爾盡量伸出身子往窗外張望，一面說道：「有十二個男孩子出來了！」

「別蠢罷……都是小姑娘呀……」

「她們都穿着短袴哩……」

「靜些……看罷……」

「樹枝上掛着那些金亮亮的東西是甚麼？」

底爾爾說道：「咳，自然是玩具呀！刀咯，槍咯，兵咯，大礮咯……」

「桌上堆的又是甚麼呀？」

「糖糕，水菓，包子。」

彌底爾拍着手叫道：「啊，這些孩子多漂亮呀！」

底爾底爾答道：「看他們笑了又笑哩！」

「還有那小的在跳舞啦……」

底爾底爾便叫道：「是的，是的，我們也來跳舞吧！」

兩個孩子便用腳在木凳上敲着作樂。

彌底爾說道：「啊，多可笑呀！」

底爾底爾叫道：「他們拿糕了！他們拿得着呀！……他們在吃了，他們在吃了，在吃了！……啊，多麼可愛，多麼可愛呀！……」

彌底爾數着幻想的假糕。

「我有十二個……」

底爾底爾說道：「我有四個十二個。但是我可以分給你一些……」

這兩位小朋友便喜歡得跳着笑着，並且渾身戰慄着，看着別的孩子幸福，竟忘了自己的窮苦。這樣子立刻得到一種酬報。突然之間，門外有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孩子們便動也不敢動了，再也不敢頑皮。木板軋軋地響了一聲之後，門便豁然地又慢慢地打開來；一個小老嫗跑了進來，全身穿着綠色的衣服，頭上頂着一塊大紅頭巾。駝了背跛了腳，而且眼睛也只有一隻；鼻子同兩頰幾乎連在一起，從來分不出凸凹；走起路來，混身都靠在一根杖上。也許她是一個仙人吧。

她蹣跚地到了孩子們面前，用一種鼻音說道：

「你們這兒有會唱歌的草和青色的鳥兒嗎？」

底爾底爾混身戰慄着說道：『我們這兒草倒有，可是不會唱歌……』

彌底爾說道：『底爾底爾有隻雀兒哩。』  
那小傢伙連忙申說道：『但是我不能給別人，因為是我的。』  
這不是極充足的理由嗎？

那仙人戴上她的大圓眼鏡，對雀兒細看着。

她說道：『這雀兒青倒很青，但是我要那真正的青鳥，給我那病了的女兒……你們知道青鳥是為什麼而生的？』  
她知道嗎？我想你們也不知道，因為你們都是好孩子，我便告訴你們罷。

那仙人用彎曲的手指摸摸她的高鼻頭，用一種很神祕的聲調，輕輕說道：

『青鳥是為幸福而生的，你們應該明白，我的小女兒更當幸福一些，她的病才會好，因此我現在叫你們到大間去，為她找尋青鳥。你們現在立刻動身……你們知道我是誰。』

兩個孩子露出為難的神氣，互相看着。事實因為他們從前向來沒有看見過仙人，如今看到，有些害怕。但底爾底爾總算很有禮貌的說道：

『你倒很像我們的鄰居勃靈格太太哩……』

照底爾底爾想，他這樣說，可算是很尊敬仙人，因為勃靈格太太有一家店舖就在他們隔壁，地方很好。滿屋堆着糖菓，石彈，巧克力糖，糖人，糖雞，開張的時候，還有金紙包着的蕪麵大娃娃。勃靈格婆婆的鼻子，同這仙人一樣醜，年紀也差不多，走路更像這仙人，腰彎着，活像兩個人一樣；但是她很慈和，她還有一個小女兒，星期日常同樵夫的孩子們玩耍。不幸這一頭烏髮的少女，時常患着一種莫明其妙的病，睡在牀上，她一病倒，就求底爾底爾把鴿子給她玩，鴿子原是底爾底爾心愛之物，不曾給她。照這孩子想，這一切，都十分和仙人告訴他的事相同，所以他叫仙人作勃靈格。

這真出乎意料之外，那仙人反而勃然大怒，滿臉緋紅。這是她的僻性，一個仙人，能在一分鐘之間，隨自己

的高興，把面貌完全變過。這晚上，她變的樣子又醜又老，背是駝的，眼也缺了一隻，肩上還有兩叢灰髮披着。她向底爾底爾問道：『我的模樣兒怎麼是醜是美？年老還是年青？』

她問這許多話，目的在試試這孩子的心腸究竟是否和善。這時候，他轉過頭去，不敢說她的模樣兒如何。她便叫道：

『我是勃理崙啊！』

底爾底爾混身戰慄着答道：『啊！對呀！』

這話使仙人滿足了，她看見孩子們還穿着睡衣，便叫他們趕快穿衣裳。一面自己就替彌底爾穿着起來，一面又問道：

『你們的爹媽在那兒？』

底爾底爾指着右邊的門，說道：『在那兒，他們都睡着了。』

『那末祖父和祖母呢？』

『早都死了……』

『那末弟妹們呢……你有弟妹妹嗎？』

底爾底爾說道：『啊，有哩，有三個兄弟哩！』

彌底爾又補說道：『還有四個小妹妹。』

仙人便問道：『都在那兒呀？』

底爾底爾答道：『也都死了。』

『你們願意再同他們見面嗎？』

『啊，當然歡喜呀……立刻就要見面……領我們見他們吧……』

仙人說道：『我又不是裝在口袋裏，有這樣容易。不過很運氣，你們到記憶之鄉去，就可以看見他們。到青』



鳥那兒去的路，在左邊轉三個灣便到了……我敲門時你們在幹什麼？」

底爾底爾說道：「我們正在吃糕玩。」

「糕在那兒呢……你們有糕嗎……」

「在闖人那些孩子的屋裏……來看罷，多可愛的糕！」

底爾底爾便把仙人拖到窗口去。

她說道：「但是吃糕的究竟是別人啊！」

底爾底爾說道：「是的，但是我們可以看他們吃哩。」

「你不怨他們嗎？」

「爲什麼要怨他們呢？」

「他們把糕完全吃了。照我想，他們不給你們吃，這於情理上是不對的……」

「不盡然，他們有錢呀……我說，那兒不好看嗎？」

「這兒也一樣好看，只是你們看不見罷了……」

底爾底爾說道：「我一定看得見的。我的眼睛非常好，雖然高高在教堂頂上的鐘我都可以看得清楚；爹

爹還看不見哩！」

仙人突然發怒道：

「我告訴你！我說你們看不見的，就看不見呀！」

她的怒氣越來越高，似乎就是爲了這看得見教堂頂上的鐘的一句話而發怒的！

孩子當然也不是瞎眼，不過他很是慈和，命該享福，所以她要教他怎樣去看萬物中最好最美的一切。這

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她知道，許多人活了一輩子，沒有享受着黏在身邊的幸福。但她是個仙人，當然是萬能的，所以她決意給他一頂神帽，上面鑲着一顆有神力的鑽石，能够把真理指示給他，使他常常看見萬有的內容。

瞭解一切獨特的生命和獨特的存在，而爲自己尋求幸福與歡樂。

仙人從身邊一隻大口袋裏，把小帽兒取了出來。這是一頂繡着白邊的綠色小帽，中間鑲着一顆發光的大鑽石。底爾底爾簡直快活得忘了所以然。據仙人對他解說鑽石的用處，是這樣的：撤一下帽頂，可以看見一切事物的靈魂；稍稍轉向右邊一些，可以發現過去的一切；轉向左邊，便可以看見未來的一切。

底爾底爾滿面笑容，快樂得跳躍起來；立刻又恐怕這小帽兒一旦會失去。

他說道：『也許爹爹會給我拿去的！』

仙人說道：『不會的，因爲，即使戴在你的頭上，別人也看不見的……來試試看。』

孩子們拍着手叫道：『好呀，好呀！』

髻髻是演一套魔術，那奇怪的帽兒立刻戴在孩子的頭上。這分明是一個不同的時代了！老仙人變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公主，全身穿着絲服，鑲着發光的寶石；草屋的牆壁都透明而且發出寶石的光輝；破爛的家具完全變了大理石的。兩個孩子便跳來跳去的拍着手歡呼起來。

底爾底爾叫道：『啊，多可愛呀，多可愛呀！』

很自負的小彌底爾好像着了魔一樣的，呆呆的站住盯着公主的美麗的衣服。

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面開展着。那仙人不是說過動物和各種東西都會活起來，像人一樣的說話作事嗎？瞧老祖父那隻鐘的門突然打開了，傳來一陣動人的音樂，十二個打扮得花花綠綠的舞士圍在孩子們的四週跳起舞來。

仙人說道：『這是你們生活上的時間，』

『我可以同他們跳舞嗎？』底爾底爾這樣問，並且暗自贊賞着這些小東西，既漂亮，又伶俐，活像小雀兒在地上跳。

但他又忍不住大笑起來！這可笑的胖傢伙，似乎呼吸也沒有，全身糊着麵粉，從麵包盆裏掙扎出來，對孩

子們鞠躬，他到底是甚麼人呀！原來是麵包，麵包也得在地面上走來走去的自由了！他的樣兒活像一位又胖又有趣的老先生，面孔上突出來兩塊麵團，那雙大手，因為臂膊太粗，放在便便的大腹上，連互相這麼碰他，一碰都不成。他穿着一件焦黃色的貼身衣服，胸部有幾處裸着，就像我們每晨早餐吃的上等塗油麵包差不多。頭上——你且想想他的頭看罷！——頂着一個大圓餅，髮髻一頂有趣的頭巾。

別的小麵包，模樣兒也同他差不多，爬出來同時間一齊跳着玩耍的時候，蹣跚地爬出盆來，全沒想到他們撒在那些漂亮太太身上，好像一陣濃雲似的麵粉。

這真是一種又奇怪又迷人的舞蹈；孩子們都歡喜極了。時間和麵包一同跳着；碟子也湊趣兒，在柵裏上下亂跳，又不敢跳出來，否則會粉身碎骨；玻璃杯也在柵裏碰着，互祝大家的健康。刀又更嚷得起勁，就連自己說話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這樣再開一會兒，真不知會鬧出什麼亂子來。爹爹媽媽一定會吵醒了。好在鬧得高興的當兒，煙囪裏突然衝出一道巨火，屋裏全照得通紅。髮髻屋子已經着了火。這時候，人人多躲到角落裏去，嚇得不敢作聲。底爾和彌底爾也怕得哭了起來，連忙把頭攢進好仙人的大衣裏。

她說道：『不要怕。這是火，它也來湊熱鬧玩耍了。他很好，最好勿碰他，因為他的脾氣很暴躁。』孩子們從仙人那件大衣的金鑲花邊的隙縫裏偷看，看見一個紅色的高個兒望着他們，笑他們膽小。他全身穿着鮮紅的緊身，飾着燦爛的小金物，肩上披着紅絲巾，他用長手揮動時，就活像融融的火焰，捲髮壁直的豎在頭上。他手舞足蹈地在房裏亂跳，好像是一個瘋子。

底爾底爾雖然安心了一點，還是不敢伸出頭來。仙人物理崙就想出一個好法子；她用小杖向水管一指，立刻就出現一個小姑娘，哭泣得淚泉好像噴水池那樣直流。她是水母，她生得很漂亮，卻帶點愁容，她的歌喉極好，很像泉水的潺潺聲。那直垂到腳跟的長髮，原來是海草做的。她起先猶豫不決，四處張望着；後來看見火仍在那兒狂舞着，她就勃然大怒，往他身邊一衝，竟澆得他滿身滿臉溼淋淋的。火也大怒起來，噴出一陣濃煙。

這便知道自己又碰着老對頭了，還是躲到角落裏去好，水也住了手，地方似乎再現了和平。

兩個孩子也不十分怕了，正問着仙人還有什麼怪事，便聽到一聲磁器的破響，回頭向桌子那邊看，多怪呀！原來牛奶瓶跌在地上，成了粉碎，從那碎片裏竟爬起一個漂亮的女人，輕輕驚叫了一聲，拍拍自己的雙手，抬起頭來東張西望的看。

底爾底爾立刻就去安慰她，因為他知道她是牛奶，他很愛她，所以就吻了她一下。她像一個擠牛奶的姑娘那樣又乾淨又漂亮，從她那件乳酪衣下，時時還送來一陣乾草的香味。

這時候，彌底爾正看着糖塊，似乎也活起來了。糖塊包在藍紙包裏，放在門旁那個架子上，不住的左右擺動，也沒有什麼結果。後來，才有一隻細長的手伸出來，再伸出一個尖頭，把紙包穿破了，以後伸出來的另一隻手和一隻腿，似乎長得沒有個盡頭……啊，你要看看糖的樣兒才有趣呢！那樣兒，真要笑死人，孩子們都忍不住對他大笑起來，但他們也很願以禮儀待他，因為他們聽仙人這樣介紹：

『底爾底爾，這是糖的靈魂。他的袋袋全裝着糖，他的手指，也全是糖棒。』

有一個糖做的朋友，高興時就在他身上挖點下來吃吃，真够奇怪呀！

『汪汪，汪汪……早上好呀！早上好呀！我的上帝呀……到頭來，我們也能說話了……光叫光搖尾巴你又不大懂……我愛你！我愛你啊！』

這走起路來總撞着別人的傢伙，歡鬧得一屋都是他的聲音的怪傢伙，到底是甚麼人呀！我們一看，立刻就知道了。原來是泰羅，是一種儘力想了解人類的好狗，也是伴孩子們到森林裏去的馴犬，守門的忠心衛士，忠誠大度的好朋友！他用兩隻後腳走過來，鬚鬚兩隻腳生短了一些，另外兩隻腳在空中揮來揮去，那姿勢活像一個笨漢。他一點也沒有變，仍穿着那件光滑的芥子色大衣，生着一個猙獰而像猛犬的頭，戴着一個口罩，所不同的，只是他比從前大了一些，而且現在會說話了。他說話說得很快，似乎他想為同類報復那種沉默數百年的仇恨。他什麼都談，甚而能為自己解釋分辯；他吻着兩個小主人，一面叫他們作「他的小上帝」，那樣

子真十分好看，他忽然坐起來，忽然又在房裏亂跳，碰碰桌椅，又用軟腳爪同彌底爾玩鬧一回。還要捲捲舌頭，搖搖尾巴，氣吁吁的似乎要出去打獵的樣子。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出他的直爽。他深信自己的重要，以為惟有他是新世界的一切中所不能少的東西。

直到同兩個孩子鬧够了，又在同伴間踱來踱去。頻頻送以關切的目光。他的快活得了自由，簡直快活得忘其所以；他既然是最可愛的生物，當然就有最大的幸福。不幸他如果變成人類，把小狗那點美德就失去了。他會嫉妒了！他真是十分善妒，只要看見輪到貓兒德拉底也活了過來，同他一樣地被孩子們撫愛親吻，他就覺得說不出的難過啊！他多恨這隻貓呀！看見他在身邊，看見他也夾在這親熱的家庭裏，那種難過，真是天災的犧牲。但因為他的小上帝們歡喜這樣，也總得忍受下去了；而且只好避得遠遠的去。但是，又因為她，他良心上確實又犯了許多罪！有一天晚間，他不是偷偷地爬進勃靈格老太太家的廚房裏，想把她那隻老貓勒死，把那隻與他素無仇恨的老貓勒死嗎？他不是在對面那家廳上，把一隻波斯貓的背部咬爛過嗎？他不是有意到城裏去，為發洩一時的私怨，想把所有的貓一齊弄死的嗎？而今德拉底也像他自己一樣會說話了！德拉底在這未來的世界裏，同他的地位會一樣了！

他只苦苦地想着：『這世間是沒有公理的！真是沒有公理的。』這時候，貓兒正洗了臉，舐過他的腳爪，這才伸到小姑娘面前去。

她的確是一隻很美麗的貓，如果我的朋友泰羅不把她看得那樣壞，我們一定能够多多看她幾眼。看她那雙綠玉裏鑲黃玉的眼睛，不叫人心動，撫着她那黑絨似的身體，不叫人歡喜，你怎能不愛她那副莊重新文而且高貴的容貌呀！

她溫柔地笑着，很客氣地對彌底爾說道：

『小姐，早上好呀……你姥今朝多漂亮啊！』  
孩子們喜歡撫着她。

泰羅站在角落裏，看着貓兒的一舉一動：

他暗暗說道：『她也用後腿像人一樣的站起來了。看那尖耳朵，長尾巴，墨黑的衣裳，真是個魔鬼形！』說着他不禁咬牙切齒的更恨了。他又繼續想道：『她又像鄉下掃煙囪的那東西，我真是恨得刺骨，不管我的上帝們怎麼說，我總不把她當真人看待……』他又嘆了口氣說下去：『幸好我比他們知道許多事情！』但是突然間，他再也忍不住了，猛撲在貓身上，大笑着，好像仇人相見的怒吼：

『我要駭德拉底一下子哩！汪汪！』

但貓兒還在作動物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很尊貴，自己生來是富貴命。她想自己與狗分個你高我下的時候了，在她眼光裏，狗兒生來就是個壞蛋，所以她露出輕蔑的樣子，退後了一步，只說：

『先生，我不認識你。』

泰羅聽見這無禮的話，又猛跳了起來，貓豎起全身的毛，掀起小紅鼻下的鬚鬚（因為她覺得這兩叢白鬚在黑毛上更顯得美，自己非常驕傲，又弓起背，豎起尾巴，怒叫着『弗弗！』氣勢凶凶的站在大櫃上，就像中國瓶蓋上的龍一樣。

底爾底爾大笑起來；但如果這時候出了事，這場廝鬪是決不會好好收場的。晚間十一點，冬季已是午夜的時候，突然有一道極強的陽光射進草屋裏來，既燦爛，又光亮。

孩子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說道：『呀！太陽出來了！爹爹看見會怎麼說呀！』

但底爾底爾並沒有等仙人的糾正，自己也就明白了；他滿心驚訝，便跪在刺眼的陽光下。窗口一道太陽圓光中心，站着一個極美麗的女郎，好像混身都穿着金衣，發光的紗蒙了她的身體，又遮不了她的美麗；她一雙素手，伸出來給人什麼東西似的那種姿態的手，簡直是透明的；一雙亮眼，打量着週圍的人們。

底爾底爾說道：『這是皇后吧！』

彌底爾跪在她哥哥旁邊說道：「是仙國公主啊！」

「不是的，孩子們。這是光。」仙人回答道。

光笑着走到兩個孩子面前來。她，天堂之光，大地之力和美的她，對於極小的使命，也是很表示快樂的；她在大空中，從來沒有什麼偏心，都是平等地慈愛一切，現在，暫時把本身縮成極小的人形，好來領導孩子們到人間去，教他們認清那另一種光，我們從來看不見卻時時用牠來觀察一切的智慧之光。

各種東西和動物們都叫道：「是光啊！」因為他們都愛她，就歡呼着在她身邊跳舞。

底爾底爾和彌底爾也快活極了。他倆從來沒見過這樣熱鬧而有趣的集會；因此，比別人還歡呼得響亮。在這當兒，又有事出來了。突然間牆上砰砰響了三聲，響得牆也會格格地發抖似的，那是底爾爹被鬧聲驚醒，來罵他們，不許他們再開下去了。

仙人連忙對底爾底爾叫道：「把那顆鑽石轉過來吧！」

我們的小英雄立刻照着做，但是他沒有弄慣，一面聽得爹爹要來，早駭得手忙腳亂，簡直笨得幾乎一塊糟糕了。

仙人叫道：「不要慌！不要慌！小朋友你轉得太慌了，牠們要來不及恢復原狀的，那時我們更得麻煩了！」立刻大亂了一番。草屋的牆壁就失了光彩，大家都忙得東跑西跑，恢復自己原有的狀態。火找不着他的煙肉；水到處找水管，糖站在破碎的紙包裏在那兒哭泣；最大那塊麵包也爬不進盆子裏去，因為那些小的亂跳亂蹿，早擠滿了一盆，輪不到它的份了。狗兒哩，身體比先前大了許多，爬不進洞裏去；貓也跳不進自己的窩。只有時間一向是跑得很快的一點不響的躲到鐘裏面去了。

光站在那兒不動，看見別的人全圍住仙人哭叫，想自己做個榜樣，教他們也安靜一回，可是終於沒有效

果。

他們都問道：「會出什麼危險嗎？」

仙人說道：『好的，我只有把真話告訴你們了：同這兩個孩子一起的，旅行終了的時候，大家都要一齊死掉。』

一會兒他們全都大哭起來，只有狗兒覺得再作人類高興得很，而且自己的地位也只比光低一籌，所以當然替他的主人當先鋒。

這時候，又有一敲壁聲，而且比起先的更害怕。

底爾底爾說道：『又是爹爹啊！這回他一定起來了；我聽見他在走哩……』

仙人說道：『你們看吧，現在你們已經無法可想了，太晚了；你們只得都同我們去……但是你，火呀，你千萬不要碰什麼人；狗兒，你千萬不要咬貓兒，水，你不要到處亂跑；糖，你不要哭吧，否則你會一齊溶化了，麵包，拿裝青鳥的籠子；你們都到我那兒來，我替你們穿戴……我們走這兒吧！』

她一面說，一面用小杖向窗戶一指，窗戶便慢慢低下來，變了一扇門。他們就一個個輕輕地走出去，後來窗戶又恢復了原狀。所以聖誕節夜，在月光之下，鐘聲悠悠的傳來。宣佈了耶穌的誕生，那時候，底爾底爾和彌底爾就動身去找尋幸福輸送者的青鳥了。



## 第二章 仙宮

仙人勃理崙的宮殿在一座很高的山頂上，這便是站在到月宮去的路旁。離開月亮很近，所以在夏天的晚上，天氣清朗的時候，站在宮殿的露台上，可以看見月裏的山村湖海，而且是清清楚楚的。那仙人就在這裏研究星宿，以及觀察無數星宿的祕密，除此之外，地球上差不多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她研究的。

她常對她的朋友——山上的巨人說：『那個老星球已經沒有趣味了！那上邊的人還是不會睜開眼睛！這真氣數真可憐！我有時也到下界去，這是完全出於慈悲，一心想去救一些小孩子脫出那苦難的境地。』她所以在聖誕節的夜裏來敲底爾爹的草屋門，這就可明白了。

現在再來說我們這一夥子旅行者罷。當他們還不會走上大路，而仙人就想到他們不能這個樣子在村上走，她在底爾底爾頭上這麼一拍，意思就是用一種魔力把他們帶進仙宮去。立刻來了一朵雲，圍着這一席人，駕送了上天去。衆人驚覺時，便是仙宮擺在那兒了。這是她的本領的表現，想到什麼，便來什麼，呵，這真是高強的本領呀！

她很神氣活現的說道：『隨我來，』便領着他們走過許多金的屋銀的路。

後來到了一間四壁都裝着鏡子的大屋，另外還連有一間很大的更衣室，門縫裏射出一條亮光來。仙人勃理崙拿出一把鑽石的鑰匙來，更衣室的門豁然地開了。個個人嘴裏都驚異地叫了起來。簇新齊新而華麗的衣裳，一件一件地整整齊齊的掛在那兒；有鑲着寶石的外衣，還有真珠鏈，寶石圈，紅玉鐲以及各國不同式樣的華貴的衣飾……兩個孩子從來沒看見這樣華麗的東西！至於糖果，更覺得驚奇，這不算什麼，因為當小孩們第一次見世面時，這些東西總是值得他們驚奇而艷羨的。有什麼足怪呢。

仙人高興之極，幫他們選擇衣裳，火糖，同貓各有自己的主見。火向來是愛紅色的，選擇了一件鮮紅的衣

服，佩着金色的帶子。因為頭上熱，不戴什麼帽子。糖是除了白色和淡青外，顏色太艷的衣服同他的性情不合的，所以他揀着一兩件白色和淡青的衣褲，並且頭上戴一頂尖頂子，好像蠟燭頭一樣，看着真叫人笑煞；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好像自己美得了不得一樣。在鏡兒裏看了又看，自憐亦復自愛。

貓兒向來以高貴的淑女自居，慣穿黑色的衣服，以為黑色在什麼時候都比較好，尤其是現在旅行沒有帶行李，更以黑色為便當。所以她就穿了一件黑的緊衣，繡着黑邊，肩上披着一件長長的斗篷，乾淨的小頭上，戴着一頂舞士帽，上邊掛着一束長羽。其次她還要一雙軟羊皮鞋，穿着紀念她的顯祖「着鞋貓」，前腳還戴一雙羊皮手套。

這樣穿好，在鏡前看了一會兒，自己很滿意。然後想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的樣子，小紅鼻戰慄着，眼睛呆呆盯住人，連忙邀了糖和火同她去轉一轉。他三人便走出去，別的依然在穿衣服。且讓我們跟他們去轉一轉，因為我們十分歡喜我們那勇敢的小底爾底爾，於他有什麼關係的事，我們總得十分當心而要去聽聽的。他們三人經過了幾間華麗的大屋，好像到了掛在天空中的露台，然後在一間大廳裏住了腳，貓立刻就用一種啞聲說話了。

她說道：「我邀你們兩位來的意思就是談談我們現在的地位。我們應當趕快想法自由……」

話沒有說完，就有一陣怒吼的聲音把話頭打斷：

「汪汪汪！」

貓又叫道：「喏！癡狗又來了！他又嗅着我們了！我們真是一刻兒也不能安靜。我們躲在欄杆後面去吧。最好，使他沒有聽見我和你們說的話。」

站在門口的糖說：「來不及了！」

泰羅早走了過來，跳着吠着，除搖着尾巴之外，還十分得意的樣子。貓看見他便輕蔑地把頭轉開去，有點不屑而討厭他的樣子。

「他穿上馬車夫的衣裳了……正合身！他天生就是一個賤種！」

她說過這一席話，又「堯堯」地叫了一陣，擡起鬍鬚，神氣十足地站在糖和火的中間。好狗兒沒看見她這樣，他穿着這樣好的衣服，早高興得忘其所以，只顧跳了又跳。看看他穿着那件飄來飄去的絨外衣，還有那又短又壯的尾巴，不時從襯衣裏伸了出來，也確實可笑。這因為我不必告訴你，泰羅雖然是很好的獵犬，但是尾巴和耳朵當然還是像小狗一樣的短小。

可憐的傢伙，他真妒忌他那些狗兄弟們的尾巴，他們在那一點上，拚命的拉東扯西的說，但生理上的差異，命運的乖戾，反能使我們內心得到好處。所以泰羅既不能表現自己，只在沉默中得到好處，他的感情極盛的容貌，倒變得好像很會說話了。

今天他突然變成一個人了！他混身穿着華麗的衣服；那雙烏黑的大眼，發出愉快的光輝，正準備同小上帝們到世間做一番大事！

他說道：「喏！喏！不好看嗎……看這個花邊……一點兒不錯是真金做成的呀！」

他沒有看見別人全在笑他，因為——老實說，他的樣子的確太滑稽了；但他既是簡單的動物，當然也就沒有詼諧的觀念。他覺得一身黃毛很足以自豪，所以也不穿背心，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那兒生的。同一意義，他還在硬領上寫了自己的住址。一件大紅的絨外衣，鑲着很寬的金邊，直垂在膝下；衣上有兩個大袋，照他想，隨時可以裝些糧食在裏面，泰羅是極愛吃的。左耳邊戴着一頂小圓帽兒，帽上還插着一隻駝鳥羽，用寬緊帶繫在頭上，歪戴在一邊，把另一隻耳朵剩在外面，恰好把方頭分作兩半。那個帽子，緊緊地貼在頭上，活像一個紙摺的袋子，這隻耳朵便是聽話的器官，極靈敏，極活動。

他的後腳還穿一雙白筒子的皮馬靴，但是他的前腳有用處，無論如何不願戴手套。泰羅的感情極易變動，每天如此，已經成了常態；他既然已經比從前榮顯了許多，但是他仍舊做許多失身分的舉動。這時候，他本來躺在大廳的石梯上，抓抓地，嗅嗅牆，突然又跳了一下，大聲哀鳴，淒咽起來！他的下嘴唇也抖着，似乎就要大

哭一場。

貓斜着眼睛看他，問道：『癡子又怎麼了？』

但她立刻就明白了。這原來因為遠遠地有歌聲傳來了；泰羅是聽不得音樂的。歌音漸漸近來，一個姑娘的清音充滿了高大圓拱門，水出現了。停停玉立地，全身像真珠一樣白亮。她一步步走來，簡直不像尋常的步態。她的動作那樣柔軟，那樣莊嚴，飄飄欲仙，令人疑是作夢，鬢髻不是親眼看見。那件美麗的銀服在她的週身飛舞；捲髮在膝前飄動。

火才看見她，心懷不好的意思的冷笑道：

『她沒有帶洋傘來呀！』

但是水向來很聰明，並且知道自己比他強，看看他的紅鼻頭，也嘲笑道：

『你能原諒吧……我想您是說我那天能够看見一個大紅鼻頭的！如今不是看見的大紅鼻頭嗎？』

別人就一齊大笑起來，嘲弄火，他的臉總像一塊紅炭一樣緋紅，他立刻大怒，狂跳一陣，預備後日再來復仇。這時候，貓卻很小心地走到水面前，對她的衣服，誇讚了半天。這裏不必告訴你們，貓當然不是出於真心；只不過爲了拉攏幾個朋友，將來好贊同她的意見，實現她的計劃罷了。她看不見麵包，就焦急得非凡，因爲她想，在集會以前把話一齊商量好。

她所以說了又說：『他到底在幹什麼呀！』

狗說道：『他揀衣服，簡直揀不好了。最後，他算是決意穿了件土耳其外衣，頭上包塊頭巾，手裏還拿着彎

刀。』

話未說完，就來了一位胖得不成樣子的傢伙，混身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走來塞在大廳的小門口。原來是麵包的肚皮，擠在門外跑不進來了。他不時鼓着自己的肚皮，也不知爲了什麼；因爲他不十分聰明，並且，他還不習慣在人的住屋裏如何走動。到後來，沒有辦法只好站在門外了；不過他還是努力側着身子擠，勉強擠

進門來。

這當然不是一件十分出風頭的事，可是他倒因此而極其快活。

他說道：『我來了！我來了！我穿了藍鬍子最好的衣裳……你們覺得怎麼呀？』

狗兒就在他身邊跳來跳去，因為照他想，麵包真神氣極了！那件黃絨大衣，繡着半月形的銀點，使泰羅回憶他最愛吃的馬蹄形麵包，並且，麵包頭上的大包頭又的確像仙餅！

他叫道：『他多麼漂亮呀！多麼漂亮呀！』

牛奶就跟在麵包後面進來，她鬍鬚很害羞的樣子，她的心地很簡單，所以仙人叫她穿的華服，她都不穿，仍穿着她那乳白色的衣服。她的確是一個謙恭而且清白的好模範。

麵包正開口談論底爾底爾，光和彌底爾的衣服，貓就打斷了他的話頭。

她說：『等會兒再談他們吧，不要囉嗦了，聽我說，時間不多了；我們將來的生死關頭就在最近的一刻兒了……』

這一羣都鬍鬚昏了似的，呆望着她。大家都知道這是緊要關頭，但人類的言語對於他們，依舊是包含了不少的神祕性，所以他們不十分了解。糖伸縮着指頭，表示痛苦的樣子；麵包拍着肚皮，水躺在地上，似乎遭受了極大的失望；牛奶眼睛看着麵包怎麼，因為她同他是多年的老友了。

貓忍不住了，接着說道：

『仙人剛才說過：旅行終了，同時就是我們的死期。所以，我們應當盡力使旅行的時間延長才好……』

麵包深怕被人一口口吃了，再也不成個人形，所以立刻就表示贊同；但狗兒站得較遠，裝做聽不見的樣子，不過在心裏怒叫起來。他很明白貓的用意，所以貓才說道：『我們盡力使旅行的時間延長，一面再設法使他們找不着青鳥，不論怎樣都是值得的，就是於兩個孩子的生命有危險，也很值得。』狗是向來有良心的，立刻就跳到貓身邊去咬她。糖、麵包、火都跳過來分解他們。

麵包很神氣地說道：『秩序呀！秩序呀！我是這會的主席哩。』

『誰要你做主席的！』火發怒的說。

『誰要你來搗亂！』水立刻就用潮溼的頭髮撲火並且這樣說。

糖不免混身都戰慄起來，用講和的口氣勸說道：『原諒我容我來說一句話……這是一個緊要關頭……』

……讓我們好好商量吧。』

麵包說道：『我絕端贊成貓和糖的意見。』好像這樣就可以把事情決定似的。

狗吠着，咬牙切齒地說道：『這真可笑哩！你們倒忘了還有人類啊……我們應當服從他，照他說的去做！』

……我只知道他……沒有我……擁護人類啊……人類萬能……人類萬歲……爲人類而生，爲人類而死！

……人類是一切……』

但貓又大叫起來，壓倒了別人的聲音。她十分嫉妒人類，所以她想既能暫充人類，就利用這短時期，爲全

種族復一次仇。

她叫道：『我們全體都在這兒，不管是動物，是用具，是原子，都有一個人類所不能知道的靈魂。我們能够

獨立生存，也便有我們的靈魂，就因爲這點；如果他找着青鳥，他就會知道一切，看見一切，我們就只有完全聽

他支配了……記牢我們自由在世間生活的日子啊……』說到這裏，她的臉色突然變了，聲音也低了許多，

悄悄地說道：『看啊！我聽是仙人和光來了。我不必告訴你們，光是站在人類一邊的，老是表示擁護人類的；她

是我們的大仇人……要當心些才是！』

但是我們的朋友們都不善狡狴，而且覺得自己做錯了事，看見仙人來到門口，都露出一副侷促而不安

的神氣，仙人叫道：

『你們在這角落裏幹什麼……你們真像一羣叛徒！』

他們以爲仙人早猜中了他們的惡意，大家都露出害怕的神情，連忙都跪在仙人的面前。幸好仙人還沒

有想到他們所轉的是什麼念頭。本來她這次是預備告訴兩個孩子關於旅程中的第一部應該怎樣，並且通知其他的，使各人應知道做些什麼事情。底爾底爾和彌底爾手牽着手站在她的面前，穿着美麗的衣服看去似乎有些驚惶失措的樣子。互相呆看着，暗地裏誇讚。

那小姑娘穿着一件紅邊金花的黃絲服。頭上戴一頂可愛的黃絨帽，袖口鑲着漿過的白紗花邊。底爾底爾穿着一件紅短衣，一條藍短袴，都是絨作的，頭上戴着那頂奇怪的小帽子。

仙人對他們說道：

『青鳥或者在記憶之鄉，——你祖父祖母那兒，所以你先到那兒去罷。』

底爾底爾說道：『他們早經死了，怎麼能够看見他們哩？』

凡是兒孫沒有忘掉他們的祖父母，同時祖父母也不會忘掉他們，而且也不至於真死，這是仙人根據經驗的解釋，所以她接着說道：

『人們都不知道這個祕密。但是底爾底爾呀，你只要想想鑽石，就能看見你們記得的那些死人，正像沒有死一樣愉快地生活着哩。』

孩子轉問光，光這時正站在門口，把廳上照得通亮，孩子對她說：『你可以伴着我們一道去嗎？』

仙人說道：『這可不能，光不應該顧慮過去的一切。她的力量應當全部致力於將來。』

兩個孩子正上了旅途，才覺得肚子很餓了，仙人立刻就叫麵包給些東西他們吃，那胖傢伙聽說自己這樣重要，覺得十分高興，就解開他的外衣，拿出彎刀來，在肚皮上割了兩塊。孩子們忍不住笑了起來。泰羅也忘了憂愁，要求給他一點麵包，這時候，大家都歡呼着一路平安的話。糖也很肥實，想討大家的歡喜，折了兩個指拇，遞給兩個可喜的孩子。

大家走到門前，仙人物理崙就攔住了他們。

她說道：『今天你們還不能去。兩個孩子非獨自去不可。同他們去，反而不好；他們今晚是到從前的家裏

去玩的，來，去，再會了，親愛的孩子，記好早些回來。這是最要緊的啊！

兩個孩子手挽了手，拿着大鳥籠，走出了大廳，其他的衆人，聽仙人的指揮，一齊排列在她面前，預備回仙宮去。只有我們的朋友泰羅不曾報名。原來他聽見仙人說兩個孩子獨自去那時候，他就決心跟他們去，看誰他們，不管發生什麼意外，所以別人正在道別的時候，他就躲在門背後去。但這可憐的傢伙，終逃不脫仙人勃理崙那雙銳眼。

她叫道：『泰羅，泰羅到這兒來！』

可憐的狗兒一向是聽話的，這時候也不敢違逆仙人的話，所以就連忙走過來，尾巴夾在腿裏，同別人排好隊。可是他看見他的小主人下了金梯，竟失望得哀叫起來了。



### 第三章 穿過死灰

仙人物理崙曾經對孩子們說過，到記憶之鄉的路程並不遠；不過，要到那兒，須先經過一個森林，那裏面老樹叢密既高且大，我們從下面仰看，連樹尖都看不見，並且常常下霧；假如仙人沒有預先告訴他們『只有一條路，一直走就行了』的話，簡直可以使他們一定會迷路。

地上都是雪白的如意花，非常好看，但是從來沒有見過天日，所以便沒有香味。

當孩子們覺得很寂寞的時候，這些小花兒倒可以安慰了他們。四週靜得怪怕人，一點聲音也沒有，他們感覺到這是一種從來沒有經驗過的恐怖，身體不由得戰慄起來。

彌底爾說道：『讓我們採一束花去給奶奶吧。』

底爾底爾叫道：『對呀！她一定是歡喜的！』

所以一路走着，就採集了一些美麗的白花。兩個可愛的小東西不知道他們每採一朵如意花，（就是『一個思想』）就離祖父母近一些；不多時，他們就看見一棵大橡樹上，掛着一塊招牌。

那孩子得意地叫道：『我們到了！』連忙爬上樹根，看看那招牌上寫的是什麼，原來，明白的寫着

『記憶之鄉』

這是目的地了！這是他們所要到的目的地了！

他們到了目的地，但四面看看，又什麼都看不見。

彌底爾埋怨道：『我什麼也看不見呀！我冷哩！還很疲倦……我不願再走了！』

底爾底爾一心要到記憶之鄉，因為意見不同發起脾氣來說道：

『來呀，不要像水那樣只顧哭吧……你真不害臊啊！喏！看呀！看呀！霧散了！前面看呀！這樣不中用嗎！』

真的，前面的霧慢慢地散開，正像紗幕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拉開去一樣；大樹不見了，一切都看不見了，只看見一所美麗的小草屋，滿罩着蔓藤，外面是一所花園，滿園是花木，樹上都結着菓子。

孩子們才看見花園裏那隻牡牛，門口的狗兒，柳條籠裏的黑鳥兒，一切都髣髴微睡在恬靜的氛圍裏，就知道這是自己家裏了。

底爾底爾和彌底爾都驚訝得站住不動。這就是記憶之鄉嗎？天氣多好呀！在這兒多舒服呀！他們立刻就決定以後常常回來，現在他們認識路了。但是，最後一層霧散開，他們便看見祖父母就坐在面前一張凳子上打磕睡，這使人得到一種難以形容的快樂。他倆拍着手，歡呼起來：

『這是爺爺！這是奶奶！……就在那兒！就在那兒呀！』

雖然快樂，可是他們又被這場奇遇驚駭得發昏了，簡直站在樹後不敢動；眼睛烏靈靈的，看着老祖父老祖母，慢慢醒來，慢慢睜開了眼睛。這時，聽見祖母的戰慄的聲音說道：

『我總覺得我們那活着的孫兒們今天會來看我們的。』

祖父就答道：

『他們一定在想我們，因為我覺得很奇怪，並且腿上老是有針刺着似的。』

祖母說道：『我想他們一定已經快到了，因為我已經流了歡喜的淚，以及……』

祖母還沒有把話說完，孩子們已經倒在她懷裏了……多快活啊！狂烈的接了吻，熱烈的擁抱！那種幸福，不是紙筆所能形容其萬一的，笑了又說，說了又笑，大家只顧拿愉快的眼光你看我，我看你，像這樣的遇會，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可貴，而且有意想不到的價值。他們親熱了半晌，立刻就開始談話了。

祖母說道：『底爾底爾呀，你長的多高多結實了啊！』

祖父也接着說道：

『還有彌底爾哩！你看看她！多好看的頭髮，多好看的眼睛！』

兩個孩子就跳着，拍着手，你抱住我，我抱住你的，鬧了一回。

好久之後，才靜了點兒。彌爾貼着祖父的面頰，底爾底爾坐在祖母的膝上，又開始談起家務事來。

祖母問道：「爹爹媽媽怎樣呀？」

底爾底爾說道：「好得很，奶奶，我們出來時，他們正在睡覺哩。」

祖母又重新吻了他們幾次，摸着他的頭髮然後說道：

「我說，你們多漂亮，多好，多乾淨呀！你們爲什麼不常常來看我們呢？你們已經把我們忘了好幾個月了，我們什麼人也看不見……」

底爾底爾說道：「奶奶，我們不能來呀，今天只因爲仙人……」

祖母說道：「我們一向就住在這兒，等待世上有什麼人來看我們。你們只在掃墓那天在這兒，以後便一

經也沒來過了……」

「掃墓那天我們那天都沒出來，因爲我們兩個都發着寒熱哩！」

「但是你們要想到我們的！只要想我們，我們就醒轉來會看你們了。」

底爾底爾記起仙人的話，起先還不大相信，但是，這時候，頭睡在別離了許久的祖母的心口上，他有些瞭解了，並且覺得他的祖父母根本沒有離開他。他就問道：

「那麼你們沒有真死嗎……」

兩老都大笑起來，原來他們換了一種生活，別了世界，來過一種更美麗更好的生活，早已把那個「死」字忘記了。

祖父問道：「「死」那個字是什麼意思呀？」

底爾底爾說道：「哎，就是說一個人不再活在世上呀！」

祖父同祖母只聳了聳肩頭。

他倆一齊說道：「「活」着的人，專說別人，真够多麼的蠢呀！」  
隨後又談過去的事，大家都很快樂。

凡是年老的人多歡喜談從前的事。他們是沒有所謂將來的，所以只顧念及過去和現在。但是我們也像底爾底爾一樣急了，不願再聽他們的談話，只想就看見我們的小朋友幹些什麼。

他從祖母膝頭上跳下來，隨便什麼角落裏都尋到了，看見許多他記得的東西，感到十分歡喜。  
他叫道：「什麼都沒有變更，什麼都仍舊是老樣兒！」又因為他許久不見兩老屋裏這許多東西，所以反而覺得比從前更好，他又用一種懂事的口吻接着說，「只是什麼聊比從前更好了……」  
「喏，這就是那架鐘呀，我記得我把指針弄斷了的，還有門上這個洞，也是我用爺爺的鑽子弄穿的……」

祖父說道：「是的，你小時候很頑皮的，確幹了不少的壞事，還有那棵梅樹，當我出去，你就歡喜亂爬……」  
這時候，底爾底爾並沒有忘掉他的任務。

「我想，你們這兒也許會有隻青鳥嗎？」

彌底爾就在這刻兒擡起頭來，看見一隻烏籠

「喏，黑鳥兒還在這裏……他還唱歌呢！」

她才說着這話，黑鳥兒便醒轉來，大聲唱着歌。

祖母說道：「你看，只要你想到他，就……」

底爾底爾卻看得出神了。

他叫道：「但他是青的呀！怎麼，這就是那隻雀兒，那隻青鳥了……他真青，青得活像青玻璃做的一樣……能給我嗎？」

祖父母立刻便答應了，底爾底爾說不盡的歡喜，連忙把放在樹旁邊烏籠拿來。他很小心地把雀兒捉出來，很小心地放進他的籠裏去，鳥兒早就在新居裏跳躍起來了。

孩子得到勝利品，便歡喜地說道：「仙人看見，會怎樣歡喜啊！光也會怎樣歡喜啊！」

祖父母說道：「來吧，到這邊來看看牡牛和蜜蜂吧。」

兩老動步走到花園裏去，孩子們也跑去，孩子們突然問起已死的弟弟妹妹，是否也在這兒。正這樣問着，就有七個剛睡醒的孩子，好像癡子一般流着淚，走到花園裏來。底爾底爾和彌底爾跑上去迎接他們。他們說着鬧着，一面跳，一面歡呼，走了過來。

祖母說道：「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只要你說到他們，他們就來了，小鬼頭！」

底爾底爾抓住小的那個的頭髮：

「喂布羅，我們再像從前那樣，來打架吧！……還有勞畢德呀！……直因，我說你的頭頂怎樣弄了呀！……」

摩德靈，畢禮德和包菱……來格德也在這兒呀！……」

彌底爾笑道：

「來格德還在四腳四手的爬哩！」

底爾底爾才看見一隻小狗在他們身邊亂叫：

「琪琪也在這兒，他的尾巴兒，還是我用包菱的剪刀剪了的……他還沒有變樣哩！」

祖父口氣很莊重地說道：「當然沒有，這兒什麼也不會變的！」

正樂得起勁，老人們突然呆站住不動了，原來他們聽見屋裏的鐘輕輕敲了八下！

他們問道：「這是怎麼的，現在這兒是不打鐘的呀！……」

祖母說道：「那是因為我們沒想到時間。此刻誰要時間的呢？」

底爾底爾說道：「是的，我正想着哩。已經八點了嗎！……那末我得走了，因為我答應了光，在九點鐘以前

回去……」

他起身去拿鳥籠，但是別的人太快樂了，不願放他們走。這樣就分別，豈不是太掃興了啊！祖母有個好法

子：原來她知道底爾底爾是個貪吃的，又正是晚餐的時間，恰巧又有些很好的菜湯和梅糕。我們的英雄便說道：『唔，青鳥我是找到了……你們又難得有一次菜湯那末……』

大家就忙着搬出一張桌子來，鋪好一塊雪白的桌布，每坐前放好一隻盤子，祖母這才把熱氣騰騰的湯搬出來，點好了燈，老小坐下來就餐，推推嚷嚷，打打笑笑的鬧着耍子。這後就什麼聲音也沒有了，只聽見木勺敲了湯盤響的聲音。

底爾底爾狼吞虎嚥地吃着，一面說道：『真好吃！真好吃呀！我還要！還要！還要！』

祖父說道：『來來，靜些吧，你還是那樣會吵，又得把盤子跌碎了……』

底爾底爾不聽，站在凳子上，把湯硬拉到自己面前，倒翻了過來，熱湯就潑在桌子上，流了一桌的水湯，人的衣服上也有湯了。孩子們叫起來，祖母呆了，祖父大怒，就用一個匣子打了底爾底爾幾個耳光。

底爾底爾反打了一會兒，然後手捧着面頰，很快活地叫道：

『爺爺，真好，真快活呀！正像你生前打我一樣……我非吻你一下不可……』  
人人都笑了起來。

祖父怒道：『你歡喜，還可以再來幾下！』

話雖如此說，但他也究竟感動了，眼角上流出了一顆淚珠兒。

底爾底爾跳了起來，叫道：『好天爺！已經八點半了……彌底爾我們已經够走回去的時間了！』  
祖母留他們再玩一回兒，但無論如何都留不住。

底爾底爾很嚴正地說道：『不能，我們決不能再玩了，我答應了光的呀！』  
他就慌慌忙忙拿起寶貴的鳥籠預備告辭了。

『再會了，爺爺……再會了，奶奶……再會了，弟弟妹妹們，勞畢德，包菱，摩德靈，來格德，還有你琪琪呀，也再會了……我們不能再久留了……奶奶，別哭吧，我們常常會來看你們的。』

可憐的老祖父也感動極了，怨道：

「天啊，「活」着的人成天忙忙碌碌，這真是何苦來！」

底爾底爾又安慰他，答應以後常常回來。

祖母說道：「我希望每天都回來吧！我們就只要求這一點；因為你們到這裏來看我們一次，我們真有無限的幸福！」

弟妹們都歡呼着：「再會了！再會了！早些回來！給我們帶些麥糖來呀！」

大家又吻了一陣，都揮着手巾，叫了最後一聲再會的話。人影漸漸消去，小聲音也聽不見了；兩個孩子被密密層層的霧包住了，森林又用黑衣遮蔽了他們活潑的身體。

彌底爾說道：「哥哥！我怕極了！你的手給我，我怕極了！」

底爾底爾雖也戰慄了，但他應該安慰他的妹妹，勉強鎮靜着說道：

「咳！想想看，我們把青鳥帶回去哩！」

他們說着話，黑暗中忽然透來了一線光；那孩子便立刻向光亮那邊走去。他緊緊地把鳥籠拿在手裏；他的第一樁事，便是對鳥兒看看……不看猶可，這一看可太失望了！原來記憶之鄉的美麗的青鳥變成黑的了！啊，他他知道這便是常在柳條籠裏唱歌那隻黑鳥，從前老是掛在門口的！到底是怎麼的呀！多痛苦！生命對他多麼的殘酷啊！

他從動身以來，滿心只是歡喜和熱忱，決沒有想到過有什麼危險，有什麼困難，而且很自信，很勇敢馬上就出發，以為一定要找到美麗的青鳥，使仙人的女兒幸福起來。但是，現在卻一切的希望都完了！我們的英雄，這才第一次感到未來的磨折！哎，難道他所要的事是不可能的嗎？仙人是同他開玩笑嗎？他真能找到青鳥嗎？勇氣似乎漸漸在失望中消滅了。

這真是禍不單行，先前那條路，竟找不到了。而地原先本有一朵白如意花也都沒有了，所以，他只有哭。

幸好我們的小朋友被磨折的時間不久。仙人早答應了光是能時時看護着他們的。第一場磨折算過了；正像先前到兩老的草屋前一樣，迷霧突然又散開了。不同的只不是一幅安靜的景象，而出現了一所大廟，其中金光四射。

光站在門口，穿着鑽石色的衣服，非常美麗。底爾底爾把第一次失敗的事告訴她，她只微笑了一下。她知道這兩個小傢伙找到的是一些什麼東西，她知道一切。因為，人們雖然沒有一個人了解她，可是從她了解一切真理的究竟，這一點來說她仍是博愛一切衆生的。

她這才想到感謝仙人給孩子的鑽石，拿來征服人類的靈魂。她對孩子們說道：

『不要難過。你們看過了祖父母，還不快活嗎？有這樣的快活，還不足嗎？而且這黑鳥又活了轉來，也不覺得歡喜嗎？靜聽牠唱歌呀！』

原來老黑鳥正用勁唱着歌，在大籠中跳躍，那一雙小黃眼兒露出十分快樂的神氣。

『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在找尋青鳥，也不要忘了這路上偶然找來的黑鳥兒。我希望你們不要忘了愛牠。』

她很莊嚴地點了點頭；她明明是知道青鳥的所在地，但生命向來充滿了美麗的神祕，我們只能敬仰牠們，否則就會破壞這一切；所以，如果光對孩子們說明青鳥在那兒，他們就會永遠找不着他了！這到底爲什麼，這裏暫不說明，我想在故事快要說完的當兒再告訴你們吧。

現在且讓我們的小朋友在光的看護下，安睡在美麗的白雲上！



## 第四章 黑魔的宮殿

孩子們在天快亮的時候，會見其他的朋友們，同到夜宮去，想到那裏去找尋青鳥。點名的時候，有些報到了，只有怕麻煩的牛奶向來缺席的。水也告假，因為一張苔蘚牀是向來出門時總要帶去的。這時已經疲憊得不堪，又深怕累上了病。至於光，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同夜就是勢不兩立的對頭。火同她是親戚，自然也不歡喜。因此，他們都沒有出席。光吻過兩個孩子之後，把路由告訴了泰羅，因為領路是輪到泰羅了。這樣子，隊伍就往夜宮跑去。

泰羅做着嚮導，用兩隻後腳蹣跚進行，看去活像一個小人，鼻子四處亂嗅，舌頭往嘴外伸，前腳抱住胸，那副神氣，你們總不難想象。這時候心神髣髴很不安定，一面跑來跑去，一面不時的嗅着，顧不到自己的疲倦。一路上無論什麼都引不起他的注意，就是平素歡喜的垃圾堆，以及老友們歡喜的任何東西，也引不起他的注意，祇是知道自己的責任的重大而已。

泰羅雖然歡喜自己能夠變成一個人，但是，這並不比從前幸福。生命對於他，還是依舊，假如他的天性根本沒有變更。那末他所感的所想的，也依舊是一隻狗的所感所想而已，就是變成一個人，也有什麼用處呢？事實的確是如此，現在感覺到自己責任重大，而且痛苦還要比較從前更增加了千萬倍呢。

『哎！』他嘆了一聲，因為他同上帝們出來探尋，只是盲目地沒有想到旅行的完結，就是對於自己的死期，根本也莫名其妙，只是說道：『哎！如果我能够把那流浪的青鳥捉住，我決不沾染他半個拇指，這是可以相信的，無論他怎麼好吃，就是像鵝鶉一樣，也決不碰他！』

莊重而呆板的麵包提着鳥籠，跟在後面；其次是兩個孩子；最後是糖。

貓到那裏去了呢？我們必要回想以前的事情，才知道她想的是什麼。德拉底不是在仙宮裏召集動物大

會嗎？那時候，她就想好一個大計劃，就是怎樣來延長旅行的日期的計劃；當初並沒有徵求別人的意見，也沒有正式通過，就獨自決定了的，在她覺得這些到會的會員盡是蠢貨罷了。

她想：『這些蠢東西險些兒還要破壞大事，蠢得竟至於跪在仙人面前，承認了自己真有什麼大罪惡似的。其實，什麼事還是靠自己的好。我們貓的生活，打開天窗說句亮話，還不是全靠詐騙嗎？同時我可以知道，人的生活，也是如此。信任他人的人，只是自己的倒霉；最好，少說話，不要將作什麼的計劃預先告訴別人。』

親愛的小讀者們，你們仔細看吧，貓同狗的地位是一樣的；她的靈魂也並沒有變更，當然仍舊是個貓囉；但是，她和泰羅根本不同，她很尖滑，而泰羅呢，卻又太老實。所以德拉底決心獨行其是，星夜找她的老友夜，

要到夜宮的路還很遠，而且一路上又很危險。兩邊都是削壁懸崖，爬上爬下之後，還得經過許多大巖石，那些巖石，鬚鬚就要掉下來打到人們的頭上似的。最後還要從一個黑坑的邊上，下了數千步的石級，才可達到黑大理石造成的夜宮。

貓一向走慣了這些路，此番走起來自然駕輕就熟，健步如飛。風吹起她的外衣，好像一面旗子展開在身後；頭上的羽毛不住的飄動；小小的灰皮靴幾乎沒有黏着地面，沒有多時便到了目的地，當走進大廳裏的時候，夜正堂皇的坐在那裏。

這個地方的確希奇。夜好像是一個女皇，斜靠着她的寶座上，正在熟睡；身邊的那顆星簡直一點光亮都沒有。但是我們知道夜對於貓是向來不守什麼祕密的，所以貓的眼睛便在漆黑的地方也可以看見什麼東西。因此，德拉底看見夜，就快活得像我們白天看見什麼一樣了。

因為不必，所以也不立刻驚醒她，只對她那副可愛的臉蛋兒細細的看了一回，那臉兒是銀白色，像豐滿的月亮一樣；使人一見又驚又喜。夜的整個容貌，全被黑紗遮住，好像希臘女神雕像一般的美麗。她的兩隻長臂，和一對龐大的翅膀，睡時合在一起，並且從肩上一直垂到腳下，看來真是一種莫可比擬的莊重。但是德拉底雖然對她有熱烈的情感，是她的好朋友，那裏再肯把時間浪費，長此的呆望而把這個生死的緊要關頭輕

輕在這個很短促的時間裏虛度呢！所以不顧她的疲倦氣悶，連忙跪在寶座前叫道：

『夜神，是我呀……我累死了！』

夜的性情非常急躁，而且很容易受驚。那和平而恬靜的美，含有生命常常破壞的沉靜；流星的飛動，樹上的落葉，貓頭鷹的叫聲，都足以破壞她每晚暈在大地上的黑紗幕。所以貓兒話未說完，夜卻受了震動而坐起來了。拍着大翅，用一種戰慄的聲調問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等到才知道她的危險，就自己怨起命運來，什麼有一個人的兒子就要到她宮裏來，或者借助那鑽石的魔力，還會發現她的祕密；她要怎樣準備才好哩！以後會怎樣哩！她怎樣才能防禦哩！她竟忘了冒犯自己的神明，忘了沉靜，忘了一切而大聲哀號起來。這樣哭哭啼啼，於她的前途艱危，當然要弄得無以救藥。幸而德拉底素歷人間的艱危，很能在這種機會幫助她鎮定的做事。所以在離開孩子們，獨行其是的先來的當兒，早早安排計策了，她要求夜照着她的話進行。於是很簡單地把計劃說出來：

『夜神，我很有把握地看到一點：就是他們既然都是小孩子，我想先駭他們一下，使他們不敢要求開廳後那扇大門，禁止他們到藏着月鳥和青鳥的地方去。其他那些洞穴裏的東西一定都能駭倒他們。我們的計劃的安全與否就是全靠你能不能駭倒他們爲轉移。』

夜當然沒有別的法子，但是不及回答，因爲這時候她已經聽到了人聲。她的神氣立刻變更，再也不美麗了；張着怒翼，從一舉一動上可以證明向德拉底表示已經接受了她的計劃。

『他們來了！』貓霹靂的叫了一聲。

小隊伍這時候走下了夜宮的黑樓梯。泰羅很勇敢地在前面走，底爾底爾很焦急地看着他。實在也沒有法子來安慰他。那地方固然雄偉，可是令人害怕。試想，一間又大又黑的石廳，鬚鬚古墓一樣的大屋，屋頂是看不見的，一根根高大的柱頭，鬚鬚頂天立地。只有擡頭的時候，看見幾點微弱的星光。除此之外任何都是漆黑一團。兩叢——不多不少的兩叢——巨火，在銅門前的寶座左右閃着。四圍只有一扇扇的銅門。

貓跑到孩子們面前：

『走這兒，小主人，走這兒來……我已經同夜說過了；她很歡喜見你。』

德拉底的笑容和低語，使底爾底爾心神安定了一回，他立刻就大膽地走到寶坐前，說道：

『夜神，日安呀！』

『日安』兩個字使夜氣得要命，因為這使她想起了不共戴天之仇日光了，她怒道：

『「日安」嗎……我簡直沒有聽過這叫什麼話哩……你應當說「晚安」，至少也得說「晚間好呀！』

我們的英雄並不敢爭辯，只是知道自己在那女的面前，便覺得十分渺小。連忙低聲下氣的道了歉，而且很斯文地請她同去看看宮內的青鳥。

夜叫道：『我從沒有看見過什麼「青鳥」不在這兒！』說完又拍着翅膀駭那孩子。

我們的英雄一點不表示害怕，反而她自己倒怕起那顆亮晶晶的鑽石來了，鑽石把四處照耀着，一定會破壞她的能力，所以她想最好裝出氣量很大的模樣，手指着寶坐石階上的一把大鑰匙。

底爾底爾一點也不遲疑，連忙拾起來，跑到第一扇門那兒去。

衆人都駭得抖了起來。麵包的牙齒磕磕的打戰，糖站得比較遠，簡直哭成了淚人兒，彌底爾也哭道：

『糖在那兒呀……我要回家去了！』

這時候，底爾底爾的臉也駭得蒼白，但仍決心要開門，夜就大叫起來，宣佈這是危險的境界。不可！不可！……

『這是魔鬼呀！』

底爾底爾想道：『啊，天呀！我從來還沒有看見過魔鬼，究竟是什麼東西也，許是一種很怕人的東西呵！』忠心的泰羅站在他旁邊，很急促地喘着氣，這因為狗都是痛恨邪物的緣故。

最後，鑰匙放進了鎖孔，沉靜也像黑暗一樣的濃重起來。誰也不敢吐一口氣，門才開；在黑暗裏很快的透

些東西的真相；因為眼睛根本不能接觸牠，你剛剛仔細看去而牠卻又變成白霧。底爾底爾拚命追趕；因為夜神早記好貓的計劃，並且自己也還裝着害怕的神氣。其實她與這些魔鬼爲伍，已有相當的歷史了，只要她呼喝一聲，無有不聽命而進去的；只是她有意的搗亂，很像癡子一樣，儘量拍着翅膀，造成一種恐怖的叫喊：

『快把牠們趕走呀！快把牠們趕走呀！救命啲！救命啲！快呀！』

但是這些魔鬼們也着實可憐，自從人類不信鬼神以來，已經很難得出來一現身手，這會能再來呼吸一些兒空氣，真是樂得忘其所以然；要不是怕泰羅儘咬牠們的腿，誰也不會回去的。

最後門又關了起來，狗就叫着：『汪汪！誰都知道我的牙齒的堅硬，像這樣的鬼頭，我真是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咬上去，那腿兒好像棉花一樣軟，簡直不值得，或不配一咬！』

這時候，底爾底爾又到了第二扇門前，問道：

『這裏面是什麼？』

夜猛跳了一下，鬚髮要把他打開似的。她想着，這可惡的小傢伙，真是什麼都要看個明白嗎？

底爾底爾問道：『我開門的時候，要小心嗎？』

夜說道：『不必，不值得小心的。這是疾病。可憐的小東西們，安靜得很哩！人有時候也同他們打打仗……你自己開出來看罷。』

底爾底爾把門打開，也不說什麼，很驚訝的站在那兒；原來那裏邊什麼也沒有。

他正要關門，旁邊忽然推推嚷嚷的來了一個小人，身上穿的是睡衣，戴着一頂睡帽，在廳裏不住的跳着腿，搖着頭，時時彎下腰來咳一陣嗽，打幾個噴嚏，揩揩鼻涕……太大的拖鞋，走一步脫一步，時時要留心着把牠穿好，糖麵包和底爾底爾也就不害怕，並且一齊鬨笑起來。但他們才走近戴睡帽的小人面前，自己也咳嗽起來。

夜說道：『這就是疾病中最不重要的傷風。』

糖想道：「啊，天呀，啊，天呀！如果我的鼻頭儘像他這樣子，我可完了；我一定會溶了！」

可憐的糖！他不知把身子藏到什麼地方去才好。自從旅行出發以來，雖然十分認真的過生活，滿心戀愛着水！可是這場戀愛也就苦够了他，原來水小姐是楊花水性的女子，歡喜有廣大的各方面的愛人，所以，配合也不肯專一；但是在糖呢，如果同水配合得太多，未免可惜，而且在價值方面也並不小；每次同水接吻，自己就一點點的消磨起來，直到後來，糖簡直戰慄起來了。

他才覺得自己中了傷風，就想逃出夜宮，幸好泰羅把小妖趕進洞去，他才安心下來，這時候，底爾底爾和彌底爾都覺得這場磨難並不十分可怕。

所以底爾底爾比以前更勇敢了許多，又跑到第三扇門那兒。

夜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喊道：「當心！那是戰爭！牠比別的更有力啊！如果有一個跑出來，我真不敢擔保，到底會發生什麼影響！你們都站住，把門關緊呀！」

夜神話未說完，小傢伙後悔自己太魯莽。然而想再把門關上，卻已經來不及了；裏面似乎有許多人在往外面推，門縫裏流出了許多血；火光沖天，哭聲遍野，更夾雜着槍聲砲聲。夜宮裏人人都駭得來狂奔。麵包和糖想逃出去，但又找不着出路，只得回到底爾底爾這邊來，用肩頭拼命挨住門。

貓裝着急燥，但心裏正是一種了不得的高興，擻着鬚鬚說道：「這一定可以完了，別的門他們再也不敢開了。」

泰羅用了超人的力量，幫助他的小主人，彌底爾卻在角落裏只顧哭。

最後，我們的英雄勝利地叫了起來：

「哈哈！進去了！勝利了！勝利了！門又關上了！」

當這樣說着的當兒，立刻就倒在石梯上，四肢一點力氣都沒有了，手一面戰慄着，一面輕輕拍着自己的

頭。

夜怒問道：

「呃！够了嗎？看見了嗎？」

小傢伙淒咽着答道：「唔，唔！真可怕……我想他們一定沒有青鳥……」

夜夫人怒答道：「你當然應該知道他們沒有青鳥。如果他們有，也早吃掉了……你看，那末什麼也沒事

了……」

底爾底爾很驕傲地站了起來，說道：

「我非那樣看過不行。光對我這樣說過的……」

夜答道：「自己害怕，躲在家裏只顧說是容易的！」

底爾底爾決斷地說：「讓我們到第四扇門那兒去吧，這裏面是什麼？」

「這是我藏陰影與恐怖的地方！」夜這樣回答。

底爾底爾想了一會兒。

他暗自想道：「什麼陰影不陰影，夜神又來作弄我了。我在這兒已經不止一個鐘頭，什麼都看見了，只有影子倒沒有看見，假如有日光出來，我倒很歡喜。至於「恐怖」，如果又像魔鬼那樣的東西，我們又可以再來開一場玩笑。」

我們這位勇敢的朋友就走過去，去打開了那扇門，這時候，他的同伴們都沒有準備。原來他們早給前次的事駭昏了，坐在地上，遭逢這種大難，得慶更生，彼此相望，驚訝不已。底爾底爾打開門，但是不見什麼東西。

他說道：「這兒沒有什麼呀！」

夜又怕又羞地說道：「有的！有的！看呀！」

她的確太凶狠了。她原想用她的「恐怖」把他們駭倒；不料那些鬼子自從被人輕視以來，反而害怕人類了！她好言鼓勵他們一陣，才有幾個披着灰紗的高人出來。他們在廳裏四處跑來跑去，聽見兩個孩子的笑

聲就怕極了，連忙衝進門去。夜的計劃差不多整個失敗了，危險的時候要到了。這時候，底爾底爾早走到廳端最大一扇門前。他倆又爭執了一番：

夜兇狠地說道：『別開那扇門！』

『爲什麼？』

『不准開！』

『那末青鳥無疑的藏在這兒了！』

『不要再走過去，違抗命運，得不到好結果的！』

底爾底爾又固執地問道：『那兒爲什麼呢？』

夜夫人勃然大怒，狂跳了起來，狗血噴頭地怒罵了他一頓，最後還重復地說：

『無論誰開這扇門，就是小到指縫兒那末一點寬，都沒有活着重見天日的活在世間！這裏面是死亡的淵藪；設備了一切的恐怖，一切可怕的東西。只要你碰到這個門，就有比人間所怕的更可怕萬倍的東西出來！』

麵包的牙齒磕磕地發響着說道：『親愛的主人，不要開吧！不要開吧！可憐我們呀！我但願跪下來請求您！』

貓也發怒道：『你這樣是犧牲我們大家的性命。』

彌底爾哭道：『我不幹了！不要開了！』

糖扭着拇指哭道：『可憐我們吧！可憐吧！』

大家都哭叫起來，把底爾底爾圍住，只有好泰羅了解他小主人的願望，雖然十分相信自己的末日將到，然而仍舊一句話也不說。頰上掛着兩顆大淚珠，失望地舐着底爾底爾的手，情狀十分淒涼；我們的英雄雖然也遲疑了一會兒，他的心雖然急跳着，他的咽喉雖然鬚髮塞住了一塊東西似的，什麼也不能說，然而終於不



願在這些無能爲力的同伴面前表示柔弱。

他暗暗想道：『假使我自己沒有能力完成這個計劃，誰又能完成？假使他們看出我也心焦，我就完了的話；那末，他們一定不准我再完成我的任務，而青鳥就再也找不到。』

好孩子這樣想着，心裏格外急跳起來，而膽子卻突然壯了許多。近在呎尺的幸福，怎能不取，就是犧牲自己的性命，也很值得，也應當爲全人類把牠取出來。

這樣決定了他的主張之後，底爾底爾預備犧牲自己。這個時候好像一個真正的英雄剛要開發人生的寶藏一樣，揮了一揮金鑰匙，叫道：

『我非開這門不可！』

他跑到大門那兒，泰羅就緊跟在他的後面，可憐的狗早駭得一身冷汗了。但是對於底爾底爾表現他的忠心，以及自己平素的驕傲，都只得忍耐。

『我在這兒，我不怕，我要同我的上帝永遠在一塊！』泰羅對他的主人表示忠勇的說。

但是，其餘的早已逃走了。麵包駭成碎片，躲在柱頭後面，糖抱住彌底爾溶成了一團，夜神和貓都怒得戰慄起來，遠遠的站在一邊。

底爾底爾同泰羅接了最後一吻，親熱地擁抱了一回，一點也不戰慄地把鑰匙放進鎖孔去。逃避的人早在四角裏驚叫起來，兩扇大門在小朋友面前自己嘩啦地打開來，當他擡頭一看，就驚訝得呆住了。何以這樣驚人呀！原來面前展開一所奇異的花園，一所夢境般的花園，裏面有星光一般發亮的花，有天上噴洒下來的瀑布，還有月光照得雪白的樹木。玫瑰叢中，突然現出一片青雲似的東西。底爾底爾揉揉眼睛，簡直不相信自己看見的是實在的東西了。他細看又細看了好一會兒，才衝進花園裏去，好像癡子一樣的喊道：

『快來呀！……快來呀！……在這兒了！……找着牠們了！……數千百萬的青鳥啊！數萬萬的青鳥啊！……彌底爾，來呀！……泰羅，來呀！……大家都來呀！……來幫助我啊！……一捉就能捉到幾隻！……』

好久以後，衆人才敢相信，一齊跑進來在鳥羣裏亂奔，比賽誰捉的最多。彌爾底爾說道：『我已經捉住七隻了！我拿不下了！而且沒處可擺！』

底爾底爾說道：『我也拿不下了！我拿的太多了！……有的又從我手裏逃掉了！……泰羅也有不少！……我們出去罷，我們出去吧！……光在等我們哩！……她會怎麼歡喜呀！……走這兒，走這兒！……』

他們就一面跳着，一面唱着勝利的歌，歡歡喜喜地滿載而走了。夜和貓當然不會同他們一齊的歡鬧，這時爬回大門口，夜哭道：

『他們沒有把他拿去吧！……』

貓看見真的青鳥高坐在一條月光上，就說道：『沒有，他們拿不着他，他站的地位很高了！……』

朋友們急忙向日光跑上無數的石梯，人人都緊緊抱住自己捉來的雀兒，夢也沒有夢想到他們向日光走一步，而可憐的雀兒壽命短一分，走到石梯頂端，抱住的青鳥都變了死雀。

光很焦急地正等着他們。

她問道：『唔，你們捉住他了嗎？』

底爾底爾說道：『捉住了，捉住了！多得很！上千哩！看罷！』

一面說着，一面把抱住的鳥兒打開來看，這一看可驚壞了人，原來一齊變成死屍了；可憐的小翅兒都破了，頭也都垂在一邊，好孩子失望極了，擡頭看看別人的。哎，他們抱住的也都是死雀！

底爾底爾哭倒在光的懷裏，他的希望一齊成爲泡影了。

光說道：『好孩子，不要哭罷，你沒有找到那隻能在日光下生活的鳥兒呵！……我們再去找罷！……』

麵包和糖一齊說道：『我們當然要找到他！』

他倆本來都是大笨蟲，但是滿懷安慰那孩子的心。至於泰羅呢，氣得一時忘記了自己的禮貌，看着死雀喊道。

『好吃嗎？』

衆人又動身回到光廟去睡覺。一路上大家都很不快活；都想着家裏的安樂，並且覺得底爾底爾做事太不小心。糖湊到麵包耳朵旁邊說道：

『主席先生，這真是白忙，您看對嗎？』

麵包聽得人叫他主席先生，好不稱心樂意，就很神氣活現的答道：

『好傢伙，別怕罷，我能把事情弄好的。如果什麼都聽這荒唐鬼胡說亂道：日子真要過不了！……明天，我們就可以好好地躺在牀上了！……』

他們根本忘形，沒有孩子，自己無論如何活不到今日。如果他突然告訴麵包，說他應當回到盆裏去等牠來吃；對糖說，他要把他敲成小塊，放在爹爹的咖啡和媽媽的熟菓子裏，他倆就會跪在恩人前磕頭求饒了的。確的，不見高山，不曉得平地；不到大難臨頭，是不會知道好歹的。

可憐的東西啊！仙人勃理倫送他們這樣一件大禮物，使他們變成，這已經够人們的批駁詬難了，說他還缺乏一些聰明，雖不足怪。但是他們只跟了人學樣，給他們一些說話的能力，就不分時刻的亂嚷，稍微有了一點判斷的能力，就遇事武斷。以爲自己總比別人對；有了感覺，就不知好歹的怨天尤人。他們有了心，可是只會增加恐懼的知覺，不會再添上一些兒創造人類的幸福。至於說他們的腦筋，本來不算一回什麼事，可是自己不用，簡直變得呆笨不堪；如果你能剖開他們的頭腦來看看他們內心的工作，你就能看見他們一身最寶貴的腦筋，正像乾荳莢裏藏着的乾荳一樣，只顧無時無刻地在空頭裏無目的的亂跳。

幸好明亮的光到底有卓羣的高見的。早已知道他們腦筋裏想的是什麼了。所以她決定以後不僱這些東西。

她想到：『他們固然可以用來給孩子們吃，路上也可以給孩子開開心；但是他們太沒有勇氣和信仰，以後的磨折，不要他們參與了。』

一行人走着，路是這樣平坦而寬闊，前途漸漸光亮起來；到了路的終點，就看見那個坐落得很高，亮晶晶的光廟，屋身金光四射。兩個疲倦的孩子由狗兒輪流背着行走，才到光亮的小橋，兩人幾乎都睡着了。

## 第五章 生之輪軸

底爾底爾和彌底爾第二天醒來，覺得很快樂；他倆到底都是小孩子，早已把失望丟開了，底爾底爾因為光誇獎他的一些話，覺得又驕傲起來，看光那副快樂的神氣，似乎他已經把青鳥找到似的。

她撫摸着孩子的黑捲髮，微笑道：

『我真是十分滿意了。你這樣好，而且是這樣勇敢的孩子，你要找的東西不久定能找到。』

底爾底爾不懂她這幾句話的深意；不過，他總覺得歡喜聽這些話就是了。況且光還對他說過，下次探尋時決沒有什麼可怕的事，不但沒有危險，反將遇到成萬的小孩子，那些小孩子準定會給他看一些奇怪的玩具——地球上想不到的好玩具。她還說過，這次只要他兄妹兩人同她去旅行，其餘的人叫他們休息休息。

所以當本章開始的時候，光預備把動物們一齊關在光廟的地窖裏。她知道，如果讓他們亂跑，定會鬧出許多亂子來。這並不是她的殘酷，實爲防患於未然，而且她廟裏的地窖比人類的高樓還亮得多，可愛得多；只是不得她的釋放，再也不能出去罷了。只有她有解放別人的能力，她僅僅用一根小棒，往走廊底的牆縫上一指，牆壁就會分開，從那兒可以走下幾級水晶梯，到一個地窖裏，那兒又綠又亮，髣髴陽光照着的森林一般。

平常這大廳是空的；但現在裏面卻有沙發和金桌了，桌上還放着各種糕餅菓子，原來是光的僕人剛剛安排好的。光的僕人都很難看，孩子們一看見就笑個不住；他們都穿着白長衣，戴一頂小黑帽，頂上是一團火焰，都像根洋燭似的主婦把他們遣開後，便告訴動物們，叫他們好好的站在這兒，如果要什麼書，要作什麼遊戲，也准許他們；他們都笑着說，而且覺得世界上什麼也沒有比吃和睡來得好，他們都很願意安安靜靜地任這兒。

只有泰羅的心意不是這樣。他的心根本不准許他說一句偷懶的話；他那雙大黑眼只顧望着底爾底爾，但在底爾底爾呢，如果光能准許的話，也最希望帶他一同去。

孩子吻了他一次，說道：『我也沒有法子，似乎我們要去的地方，狗是不准去的。』

泰羅又突然地歡喜得跳了起來。原來他想到一條妙計了。他自己認定沒有完全離開狗的生活，無論那一部份，在狗的生活裏尤其是痛苦的事，決沒有忘記。那末最痛苦的是什麼呢？不就是那條冤枉的鏈子嗎？從前的泰羅頸上繫着一根鐵鏈，過的是何等痛苦的生活啊！樵夫常帶他到村子裏去，在人前把他那樣牽住，路角上爲他預備的好東西，也不能使他自由的嗅牠一嗅，見着朋友，也不能親熱的談一會，那種說不出的痛苦，使他多麼難受啊。

他暗自說道：『好，我再來受一次苦，同我的小上帝去吧！』

他本來很守本分，雖穿着好衣服，狗項圈仍舊帶住，不過鏈子沒有帶罷了。那末怎麼辦呢？他又失望了，但這時又看見水睡在沙發上，正無心地玩着她的珠鏈兒。他連忙跑過去，誇讚了她一番，問她借一串最大的項鏈。她爲人很好，因此不但答應借他，而且替他繫在項圈上。泰羅歡歡喜喜地走到主人面前，把鏈子交在他手裏，跪在他腳下說道：

『我的小上帝，這樣帶我同去吧！可憐的狗帶上了鏈子，不會鬧什麼亂子了，人們總也可以不說什麼而安安頓頓的放心了！』

光被他這種犧牲的精神所感動，說道：『唉，就這樣子，你還是不能去啊！』光想使他快活起來，所以又告訴他，命運預備給孩子們受一場磨折，那時借重他的地方很多。

她才說着，就碰碰寶石牆，牆裂開來，她同孩子們走了過去。

她的車子停在廟門口。車子是玉做的，裏面鑲着金子。三人坐上車，兩隻大白雀便拖着車子，往雲裏飛去了。車子跑的很快，沒有多少時候可以領略外景，兩個孩子對於這一點都覺得不大如意，因爲他們兩人一路

上玩的很快活；但是他們不知道更驚人更好玩的還在後頭哩。

他們身邊的雲散了，才發覺早到了一所輝煌的青宮。這兒什麼都是青的：光，石塊，房屋，地窖，一切的一切，直到最微小的東西，都是凡界所沒有的那種青色。宮裏一望無涯，盡是青玉的樹木。

底爾底爾簡直驚訝極了，說道：『這一切多可愛呀！天，多可愛呀！……我們到底在什麼地方啊！』

光說道：『我們是在未來的王國裏，在許多還未誕生的孩子的身邊。那顆鑽石使我們能看見人所不能見的東西，我們或者可以在這兒找着青鳥也說不定的……看罷！看那些孩子跑來了！』

四面都來了許多混身青衣的小孩子，有的生着黑髮，有的生着金髮，都十分漂亮。他們都歡呼道：

『活孩子！……來看這活小孩呀！』

底爾底爾向光問道：『他們爲甚麼叫我們活小孩呀！』

『因爲他們都還不算活的。他們正等待誕生的日子，我們地球上誕生的小孩子，都是從這兒打發出去的。你在那邊看見那扇大門就會打開，小孩子們就從那兒下去……走到做父母的那裏去……』

底爾底爾喊道：『真多呀！真多呀！』

光說道：『還有許多哩。誰也數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再走過去一些，還有別的東西哩。』

底爾底爾就聽她的話，想擠過去；但是許多青孩兒擠在他身邊，動也不能動一下。好久才爬上一級石梯，從許多好奇的頭頂上望過去，才能看見廳裏各處有些什麼。這裏真奇怪極了！底爾底爾從來沒有夢想過這樣的東西！他快樂得跳了起來，彌底爾吊在他身邊，用腳指站住東張西望，拍着小手兒怪叫。

四面都是青孩兒，有的在玩，有的在走，有的在談話，有的在思索。許多在睡覺；也有許多在做工；他們所用的器具，所造的機械，以及他們所種的樹木，所採的花菓，一律都是像宮殿本身一樣的青色。許多孩子中間，還有很高的軀體，也是穿着青衣服；他們都很好看，都像天使一樣的。他們走到光面前來，一面微笑着，一面把許多青孩兒推開，青孩兒們也就各自回去做自己的事，只是仍舊把驚異的眼光望着這些來客。

有一個還站在底爾底爾旁邊，身材很小。天青色的長絲服下，露出一雙可愛的紅小腳兒。眼睛盯住這活小孩兒，並且走到他身邊，好像有什麼話要說的樣子。

底爾底爾又驚又喜地問道：『我可以同他談談嗎？』

光說道：『當然可以。你們應當做朋友……我走開，你們自己好自由地談些體面話……』

光說了就走開，只剩下兩個孩子面對面站着，都害羞似的露出微笑。突然間，他倆就攀談起來了。

底爾底爾把手伸了出去，說道：『您好呀！』

但是，那孩子不懂他的意思，仍呆呆地站住不動。

底爾底爾又摸摸那孩子的青衣服，接着說道：『這是什麼呀？』

那孩子早看呆了，也不答話，只用指拇摸摸底爾底爾的帽子。

他這才啾啾地說道：『這哩！』

底爾底爾說道：『這嗎……這是我的帽子呀！你沒有帽子嗎？』

那孩子反問道：『我沒有，有了什麼用呢？』

底爾底爾答道：『是說爲什麼要戴？是冷了要戴呀……』

那孩子問道：『冷，怎麼叫做冷呢？』

底爾底爾說道：『冷嗎，咯，像這樣抖着，你兩隻手這樣，就叫做冷。』說着他就雙手抱了胸部，做出一個怕

冷的姿勢。

孩子問道：『地球上冷嗎？』

『有時候冷，像冬天，沒有火就冷。』

『爲什麼會沒有火呢……』

『因爲很花錢，柴炭的價錢都很貴呀……』



那孩子又呆望住底爾底爾，好像他說的話，一句也沒有聽懂似的；而底爾底爾也驚訝起來了。那孩子鬚髯很不尊敬的呆望住這樣樣知道的小活孩兒，小活孩兒就想道：『他一定連日常的事都不懂。』

他又問底爾底爾，錢是什麼東西。

底爾底爾鬚髯再不願多解釋了，只說道：『就是你買東西用的呀！』

那孩子很莊重地說道：『啊！』

他當然還是不懂。像這樣一個小孩子，住在這樣一個天國裏，有什麼慾望，不等說出來就會滿足他能懂得什麼？

底爾底爾又繼續問道：『你幾歲了？』

孩子說道：『我就要誕生了。十二年以內我就要生了……生下來一定很好吧。』

底爾底爾也不加思索就喊道：『啊，是罷，真要笑死人了！』

但是那孩子問他生下來怎麼樣，又把他難住了。原來他很驕傲，決不願別人以為自己不知道什麼事；並且他兩隻手插在褲袋裏，兩隻腳分開，眼睛望着天，從這個情形上看，樣子好像不是就能回答出話來的人，鬚髯很使人好笑而已。所以他聳了聳肩頭，這才答道：

『我真記不清了！時光也太長久了呀！』

那孩子說道：『有人說，在地球上做活人，好得很哩！』

底爾底爾說道：『不錯，地球上是不壞，有雀兒，有糖糕，還有玩具……有的人樣樣都有；沒有的人，也還可以看看別人的！』

由這幾句話，我們可以完全明白這位小朋友的性格。他雖然很驕傲，很自大；但是並不妒忌別人，他的豪氣，使他忘了自己的窮；旁人有幸福有好氣運，他反而把自大的心擴充以至於替他們歡喜。

兩個孩子還談了許多話，不過，要完全告訴你們，又嫌太長，因為他倆談的都是切己的話，你們可以用不着知道。過了一刻兒，光本在遠處望着他們，這時候很焦急的跑了過來：原來她看見底爾底爾在哭了！淚泉在他腮上一陣一陣的流下來，直滴到衣服上，她明白他一定是談到祖母，想到自己失去的慈愛，忍不住在哭了。這時候，他把頭轉開去，想忍住不哭，但那好問的孩子還儘管逗引他的悲哀，接二連三地問道：

『祖母會死嗎？……死，死是究竟什麼意思呀！』

『她們在一天晚上去了，就永遠不回來的去。』

『你的去了沒有？』

底爾底爾說道：『去了。但是她對我真好。』

可憐的小傢伙才說完，又哭了起來。

青孩兒從沒有看見過一個人是會哭的，因為他所處的世界，是永沒有愁苦，這時候，看這情景，當然驚訝極了，他就大叫起來：

『你眼睛怎麼了？……湧出珍珠嗎？』

雖然小到一掬眼淚，對於他，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其實，他從來不知道這是淚，也從沒有看到在某種狀態下人們要湧出這種東西來的。

底爾底爾含羞道：『不，這不是珍珠。』

『那末是甚麼哩？』

但我們可憐的朋友不願給別人知道這是一種怯懦的記號，連忙用手揉揉眼睛，眼淚一齊都滴了下來。那多嘴的孩子還是嘵嘵不休：

『那落下來的是什麼呀？』

底爾底爾忍不住了，只想敷衍過去，勉強說道：『沒有甚麼，只是幾點水罷了。』

我們都明白這不是問題的中心。那孩子非常固執，又摸摸底爾底爾的腮，用很驚訝的口吻又是問道：

「是從眼睛裏出來的嗎……」

「是的，哭的時候，就會流出來。」

「哭，什麼叫哭呀？」

底爾底爾很驕傲地說道：「我並沒有哭，這是青的不好……不過，如果我哭起來，也是這樣子……」

「你們在地球上常常哭嗎？」

「男孩子不大哭，女孩子常常哭……難道你們在這兒不哭嗎？」

「不，我不知道怎麼哭……」

「你可以學得會的……」

這時候，起了一陣大風，回頭一看，原來離他呎尺的地方，有一架很大的機器，起先他只顧同那孩子談話，沒有注意到，那機器真是一個偉大的東西，不過現在不能預先把名字告訴你們，因為未來天國的發明，現在的人們是不會知道的。我只告訴你們，當底爾底爾才看見牠，就想到那飛轉得很快的大翅膀，有些像地球上的風車，他將來或許能夠找到青鳥，而青鳥的翅膀最多也不過這樣好看而已。他稱贊極了，就問他的新交，那是什麼東西呀？

那孩子說道：「那些嗎？那些是我將來到地球上發明的東西。」

他看見底爾底爾驚訝得大張着嘴，便又繼續的說道：

「我將來到地球上，我要發明一些給人羣謀幸福的東西……你歡喜去看看嗎……在那邊，那兩根柱頭的中間……」

底爾底爾才轉過去看看，別的孩子就全來圍住了他，向他叫道：

「不，不，不來，不來……」

『不，我的更好！……』

『我的是奇怪的發明哩！……』

『我的是糖造的！……』

『他的不好！……』

『我發明一種人人多不知道的光！……一個孩子燃上了一種奇怪的火焰，才這樣講。

活孩兒在這歡呼中被拖到了青色工廠去了，小發明家都在那裏利用自己的機器。滑車，飛輪，齒輪，大大小小的各種輪子，有的使機器在地上動作，有的把機械送到屋頂，上下的動作起來，轉成了一團。別的青孩兒們，都在工作：有的打開地圖和圖樣，或者翻着大書；有的把青色的雕像搬出來；有的拿出許多奇花異菓；好像青玉和寶石之類做成功的。

小朋友們個個張着嘴，並且抱住手，呆呆的站在那兒。他們想，自己也是在樂國裏了。彌爾爾彎下腰來看一朵大花，那是一朵奇大的花朵，足足可以戴在她的頭上，作一頂青絲帽兒，忍不住大笑起來。一個黑頭髮深眼睛的美孩子抓住花桿，很驕傲地說道：

『我到地球上，什麼花都會開得這樣大！』

底爾爾問道：『那末還要多少時候呢？』

『五十二年四個月零九天之後。』

隨後，來了兩個青孩兒，擡着一大串比梨還大的葡萄。

底爾爾叫道：『一串梨子呀！』

那孩子說道：『不是，這是葡萄。我已經有法子，使這些葡萄能够在我三十歲的時候，都能生長得這麼大。

……  
底爾爾正想嘗牠一下，卻又看見另外一個孩子走過來，旁邊一個高人幫他擡着一隻大籃，全身幾乎

都給籃子遮住了。但是他那紅潤的臉兒，從掛在籃邊的樹葉間的隙縫裏，露出動人的微笑。

他說道：『看看吧！看看我的蘋果……』

底爾底爾說道：『這是蘋果嗎？這是西瓜呵！』

那孩子說道：『不，不，這是我的蘋果！當我出生之後，蘋果就能長到這麼大了！這是我已經發現了使牠龐大的方法……』

如果我要把我們小英雄看見的怪事一樁樁都說出來，恐怕很不容易說完。不過，這時候大廳裏闐然地起了一陣笑聲。有一個孩子說什麼九星之王來了；底爾底爾難住了，四面看也看不見。許多笑臉都似乎看着一個什麼，但是底爾底爾卻看不見，人人的手都指向一方，但是我們這位朋友依舊的看不見什麼。他們有聲色的說是一個皇帝！這個皇帝正在那裏找一個偉大的皇座，手裏還拿着一枚金朝笏。

數千個小聲音一齊說：『那兒……那兒……下面一些……你的後面！』

底爾底爾和彌底爾反復地遲疑地說道：『皇帝在那兒呀！』

隨後，突然就有種響亮莊嚴的聲音喊了起來。

那聲音是這樣的說道：『我在這兒！』

底爾底爾在這時候，才看見一個矮胖的嬰孩，但起先他簡直沒有注意到，因為他的身體短小，而且一向坐在那根柱頭下，神氣十足，好像在深沉思索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也就只有這個小皇帝沒有注意到『活孩兒』。他那水汪汪的美眼，同宮殿一般青藍的眼兒，正追求無邊的夢境；他的右手支着頭，大概他的頭早已疲倦極了；他的短衣下，露出一雙小小的膝蓋，黃髮上壓着一頂金冠。他叫着『我在這兒』之後，便從石級上爬起來，歪東倒西的要爬上去；但身體太柔軟，失了平衡，結果跌了一交。他立刻又翻身爬了起來，但神情很莊嚴，誰也不敢非笑他；這才四腳四手爬上去，兩腳分開來慢慢的站好，把底爾底爾從頭到腳的打量了一回。

底爾底爾忍笑說道：『你不很大呀！』

「我將來可要幹大事！皇帝用一種命令式的口吻說道。  
底爾底爾問道：『你要幹什麼呢？』

「我要發明各行星的組織系統。」皇帝又很驕傲地答道。

我們的朋友聽到這話，簡直什麼都談不出來了；那皇帝便繼續這樣說：

「除了天王星，土星，海王星，離得太遠的之外，其餘一切星球都屬於這系統。」  
隨後，他又爬下石梯，回復到原來的地位去，表示他已經把要說的話都已經說完了。

底爾底爾沉思很久；他本來很想多多地認識了幾個孩子。而現在他已經結識了一個新太陽的發現者了，一種新幸福的發明家，一個剷除地球上一切不平等的英雄，一個想去征服死的蠢物……像這樣的人，雖然說上幾天恐怕都說不完畢。我們的朋友到這時已經很疲倦了，突然又聽見一個孩子叫他的名字，這奇怪地引起他的特別注意，那孩子這樣叫道：

「底爾底爾……底爾底爾……你好嗎，底爾底爾，你好嗎……」

——這個小青孩兒從廳後跑了出來，在人羣中擠出來一邊嚷着，他生得很好看，一雙亮晶晶的眼兒，好像彌底爾那種神氣。

底爾底爾問道：『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

那個青孩兒說道：『這一點不希奇呀，你仔細想想看，我將要做你的兄弟了！』

這時候，兩個活孩兒非常驚訝。這是多麼奇特的會晤呀！他們回家，立刻先告訴媽媽，家裏人聽了這消息，該怎樣的驚訝啊！

他們正這樣想着，那孩子又解釋道：

「記住明年凱旋節我就來了。」

他又問大哥許多話，家裏舒服嗎？飯好吃嗎？爹爹嚴厲嗎？媽媽怎麼樣？

小的一個說道：『啊，媽媽好極了！』

關於他們間要做些什麼以及他將來要做些什麼並且帶些什麼東西到地球上，都在這個小組會談間討論到了。

小弟弟說道：『我帶三種病來：一種是猩紅熱，一種是百日咳，還有一種是麻疹……』

底爾底爾喊道：『啊，就是這些嗎？』  
於是，他很失望地搖搖頭，那另一個又說道：  
『害過這三種病，我就離開你們！』

底爾底爾覺得很難過，說道：『那末太不值得了！』  
小孩兒怒道：『我也沒有法，我又不能選擇呀！』

如果這時候沒有一大羣小孩兒擠過來，去接什麼人，把他們分開，他倆一定還等不到在地球上就要先  
行吵架了。這時候，人聲嘈雜，髻髻走廊展開了數千扇門的模樣。

底爾底爾問道：『什麼事啦？』

其中一個小孩兒說道：『這是時間，他來開門了。』

各處人聲更嘈雜起來。孩子們，有的離開了自己的機器，有的睡覺也醒了過來；個個眼睛都望着背後那  
扇大瑪瑙門，嘴裏都叫着一個名字。到處都聽見時間時間的叫聲；神祕的喧鬧也仍繼續下去。底爾底爾簡直  
莫名其妙了。後來抓住一個小孩兒，才問他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那孩子很不安地說道：『放我走吧，我忙哩！今天輪到我了……快天亮了。這是今天要誕生的孩子下地  
的時候……你看吧……時間在開門了……』

底爾底爾問道：『誰是時間哩？』

另一個孩子說道：『來叫我們去的老人，他並不壞；但是他決不聽別人的話。該輪到誰人，誰人便得去，如

柔不輪到他們，怎麼請求也不行。他就把他們一起推開去……放我！現在輪到我了！

光這時吃驚極了，連忙走了過來。

她說道：『我正在找你，快來吧！千萬不能讓時間看見你。』

她說着，就用金外衣把兩個孩子裹住，拖到大廳的角裏去，他們可以看見別人，而別人卻看不見他們。

這樣保護得好，底爾底爾很歡喜。他現在才知道要出現那人有意思不到的力量，人類決無能力抵抗他。他既然是神，同時又是怪；他用生命來吞生命；他在世間疾馳，你簡直來不及看他；他不停的吃了又吃；他碰着什麼就拿。在底爾底爾家裏，他已經把祖父祖母弟妹們和黑雀一齊拿去了。他不管他拿的是甚麼，無論愉快或憂愁，冬和夏，一齊都是他網中的魚……

我們的朋友知道這點，看見未來天國人人這樣急忙跑去見他，真覺得驚訝。

他想到：『我想在這兒他一定不吃什麼。』

他就在那兒了！大門慢慢地打開，地球的遠處有音樂聲傳來，廳內射進來一些紅綠的光線；時間就在門口出現了。他是個瘦長的老人，滿臉全是縐紋，灰得像泥土一般難看，白鬚一直垂到膝前。一隻手拿一把鐮刀，一隻手拿一個時計。他後面是一片大海，那太陽已經出來，照得海面通紅，海上有一隻大金船，張着雪白的帆。『時間』問道：『這會兒是輪到誰，他們預備好了嗎？』在這種銅鐘一般莊重的聲音中，數千兒童的清亮的聲音，也像銀鈴一般地答道：

『我們在這兒……我們在這兒……我們在這兒哩！』

一時間，青孩兒就圍攏來，那老人又把他們一齊推開，用一種粗暴的聲音說道：

『一次一個……又超過求的人了……你們瞞不過我的！』

他一隻手揮着鐮刀，一隻手提着衣襟，攔住孩子們的去路。一個也逃不了老人那雙兇狠的銳眼。

他對一個說道：『輪不到你！你明天才生哩……更輪不到你，你還得等了十年……第十三個牧羊人嗎？』



……只要十二個，多一個都不要了……文人還要嗎……現在沒有人要……還要醫生嗎……早就太多了；他們已經在地球上報怨了……工程師們在那兒呀……他們要一個誠實人；只要一個誠實人就够了。」

這時候，有一個落在人後的孩子，嘴含着指拇，慢慢走過來。他的臉很蒼白，樣子很憂愁，走路也很滯慢；他那副可憐樣，就是時間看看，也有些可憐他了。

他叫道：『是你嗎？你這樣子似乎太可憐了呀！』

他舉目望望天，神氣很沮喪地說道：

『你活不長的！』

事情還是進行着。被攔住的孩子，很沮喪的回到原位去做事。當一個人得出去的時候，別人便十分妒忌的，看看他。這時候，又發生了一樁事，原來將來為不平等而戰的那個傢伙堅決地不肯出去。他緊緊抓住他的夥伴，那夥伴便向『時間』叫道：

『先生，他不願出去呀！』

小傢伙用力喊道：『我不願去呀！我寧願不活。』

底爾底爾常識很豐富，而且知道凡事也像地球上一樣，他想到：『的確不錯啊！』

不該挨打的人常挨打；大家做錯了事，你可以斷定說，受責罰的總是無罪的人。沒有責罰的，便是那些最說不過去的人。

我們的朋友暗自說道：『我真不願在這兒。我寧願隨便那天去找青鳥。』

這時候，講正義的小傢伙給時間先生駭壞了，哭泣着走了開去。

這時間嘈雜簡直已經達到頂點了。孩子們都在廳裏跑來跑去；有的去收拾他們的發明，有的不得出去，簡直說不完的話。

『你寫信給我嗎？』

「他們說不能通信哩！」

「啊，試試看，試試看呀！」

「再會了，直因……再會了，布來！」

「你還忘記什麼沒有？」

「不要忘記你的理想呀！」

「如果好，就告訴我們啊！」

時間舞着大鑰匙和那可怕的鎌刀，大聲叫道：「够了！够了！够了！起錨了……」

有的孩子便爬上白帆金船，又向留在岸上的小朋友們揮手巾；但是，剛剛看見遠遠的地球，大家便歡呼

起來：

「地球！地球……我能看見了……」

「多亮呀……」

「多大呀……」

同時，好像從深坑裏起來一陣歌聲，遠處傳來歡樂與希望的歌聲。

光微笑着靜聽，看見底爾底爾臉上有驚訝的神氣，便彎下身來說道：

「那是出來迎接他們的母親們的歌聲呀。」

那時候，時間已經關好了門，看見我們的朋友，便勃然大怒，衝了過來，用鎌刀砍他們。

光說道：「快走！快走！底爾底爾，拿好青鳥，同彌底爾在我前面走。」

她把早藏在衣襟下的雀兒交在孩子手裏，兩手一伸，張開她那光亮的紗幕，保護他們，不給時間的鎌刀

碰着。

這樣走過幾間寶石房，寶石房都極美麗，他這是未來天國的東西。未來天國的主子，他們觸動了他的怒

火，非趕緊逃走不行。

彌爾爾怕極了，底爾底爾也時時回頭看看光。

她說道：『不要怕，從開天闢地以來，「時間」尊敬的只有我一人。你們只顧看好青鳥。這鳥兒好看得很哩！一身都是青的，完全是青的！』

這話提醒了那孩子。他感覺到自己手中的寶物；他的手再也不敢緊緊地捏那軟熱的翅兒了；他的心也同雀兒的心一同急跳着。這會他拿着青鳥了！因為是光給他的，別人決不能碰他。他這樣拿回家去，多麼光榮啊！……

他歡喜得忘了形，路也不知怎麼走的了；因為太歡喜，腦裏轟轟的響，頭也弄昏了；他簡直驕傲得發了狂。這壞運氣就使他失了鎮靜。他們正要出門的當兒，吹來一陣狂風，吹起了光的紗幕，因此時間看見了兩個孩子。他怒吼了一聲，舉刀就砍底爾底爾，好孩子駭得狂喊起來。光抵住了時間的刀，宮門便砰的一聲關了。他們脫險了……但是，唉，心膽俱裂的底爾底爾睜開眼來一看，只見那未來的鳥兒在頭上盤旋，再看時，青色的翅兒同天色混在一起，就再也辨不出鳥兒的所在了……

## 第六章 曙光

底爾底爾在未來天國玩得很快樂。看見了許多奇怪的東西，又碰到許多小朋友，並且毫不費力的就得到了青鳥。這是出於他的意料之外，他再也想不到這隻青鳥有這樣美麗，這樣青得光彩奪目的東西。雖然到了現在還覺得鳥兒伏在胸前，兩手只顧緊緊地抱着。

唉，事實卻像夢境一樣地消逝過去。

他同光手牽手走着，猛然想到最後這次的失望，覺得十分悲悶。這時候，他們是回到光廟去了，看着關在地窖裏的許多動物，那是怎麼說的呀！那些壞東西一個個都吃得爛醉如泥，東倒西歪地躺臥在地上！就是泰羅也在桌下打滾，又像豬獾一般的亂嗅，失去了平素的尊嚴。不過他還沒有完全失掉本能而已；門響了，他便豎起耳朵來聽。他睜了一隻眼睛，因為酒喝得太多，見了小主人，竟認不清楚。於是勉強站起來，東歪西倒地搖搖，然動了一陣，又恢復原狀的暈倒地上了。

至於麵包和其他的更糟糕了；只有貓還好，她坐在一張大理石的凳子上，神態非常清楚。而且連忙跳下地來，微微的笑着走到底爾底爾身邊。

她說道：『我等您好多時候了，同這些下流傢伙站在一道，真不自在。這班東西一上來拼命的喝酒，喝過之後，唱的唱，跳的跳，吵的吵，打的打，鬧得人家受不住，後來一齊醉倒，才告一段落，才使我安寧。』

兩個孩子聽了這番話很稱贊她，並且說她爲人怎樣好。不過在事實上，倒並不是她的成功，因爲她再強硬也強硬不過牛奶，不過天下事是這樣，往往好人沒有好報，而惡人倒反而得了便宜。

德拉底很親熱地吻過兩個孩子之後，又來討光的歡喜。

她假哭道：『我站在這裏真受活罪，讓我出去走一刻散散悶，因爲獨自一個，比較自在得多。』

光一點也不懷疑，滿口應允了；貓兒立刻披上大衣，戴着帽子，把那雙灰軟的長統皮鞋直拉上膝蓋，打開門來，一直往森林裏跑了。我們慢慢的往後便會明白，德拉底那奸賊，爲什麼這般高興，也許她又設了一些害人的毒計了。

後來，兩個孩子和光都在一間四壁全鑲着鑽石的大屋子裏吃飯。僕人們帶了微笑忙來忙去的端來一些好菜甜糕，一碟一碟接連地送來。

飯後，小朋友們便打呵欠伸懶腰。過後，總是很早就想睡覺，光爲人們謀福利，凡事總是想得十分週到，使他們過着同在地球上一樣的舒服。因爲要想不破壞他們的習慣，以至於妨害他們的健康，所以把牀放在廟中的角落裏，那處是一個比較黑暗的地方，這樣便可以替代夜晚了。

他們到了自己的臥室的時候，每個房間都要先經過。這是先要經過一些人類知道的光，此後還要經過一些人類不知道的光。

那兒有許多大理石造的房屋，都是簇嶄齊新，而且金碧輝煌的，聳立在那裏，滿屋的光線又白又強。這簡直使孩子們看了睜不開眼睛來。

光對底爾底爾說道：『那是富光。你看多少危險。凡是住在這種光線下，那人不久就會弄瞎了眼睛的，那些地方任你怎樣找也找不到柔和的陰處。』

她即刻催他們快快離開這裏而去看看窮光，使眼睛清爽一回不給富光弄瞎。在這其間，兩個孩子感覺到好像這是自家的草屋裏一樣，一切都很有恬靜而質樸。光線在純淨而清明裏表示一種微弱的意味，但好像時時又不住的要放異樣的光輝。

再到了『詩人之光』那兒，他倆更增加歡喜，因爲那光線是五光十色，像虹一般的好看；在這裏，就能看見許多可愛的圖畫，可愛的玩具，不過總是拿不到手而已。孩子們一面歡笑着，一面卻跟住烏兒蝶兒，可是手一碰到，那東西便在瞬間不見了。

底爾底爾喘着氣，跑回光身邊說道：「唔，我決不這樣，而且真不懂，爲什麼把什麼東西都驅逐走呢？」  
光答道：「你以後自然會懂的；如果你真能完全懂得的時候，那末，你也是人類當中能够認識青鳥的一  
個了。」

我們的朋友這時又離開了詩人的領域，到了『讀書人之光』那裏去了，這光在知與不知的光中間。  
底爾底爾說道：『我們離開這麻煩而討厭的地方。』

老實說，這無疑的他有點害怕了，因爲這些光在許多冷硬單調的圓弓門內照出一條一條的線紋來，當  
亮光閃了一次，就可以看見一些，到如今還沒有知名的東西。

過了這些圓弓門，就到了人類不知的光那兒；底爾底爾本來很想睡，眼睛睜也睜不開，這時也忍不住只  
顧稱贊這照耀得紅紅綠綠的廳堂了。廳堂裏有許多紫色的柱頭，完全是極深的紫色，有許多完全淡紅色的  
走廊，不過要單看一種，是很難看清的。

末了，才到了烏油油的黑光那裏去了，這是人類普通叫做黑暗的，因爲人類的眼終於還沒有看見牠的  
本身。兩個孩子到了這兒，便立刻倒在軟軟的雲牀上睡了一覺。

## 第七章 不夜天

兩個孩子沒有找青鳥去的時候，便在中途光廟裏停下來玩耍了；這當然足以使他們高興，才會停腳的。廟後的花園野地都同金殿銀樓一般瑰瑋奇麗。

那些又厚又大的樹葉，簡直可以當蓆子來躺在上面；風吹樹動，兩個孩子便像睡在吊牀裏面一樣的搖動起來。這裏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並沒有夜；不過，由各種不同的顏色上分別起來，約略也可以知道時間的遲早：時間分白的，紅的，青的，黃的，紫的；按季不同的花鳥蜂蝶，以及香味的變化，使底爾底爾和彌底爾總感到十二分的驚奇。他倆得到許多玩具。當疲倦的時候，就躺在蜥蜴的背上，那些蜥蜴和船一樣大，孩子常常在花園的小路上，以及白沙石上飛跑。口燥了，水便從大花杯上注了出來，兩個孩子直接在水仙，鬱金香，牽牛花瓣裏喝水。餓的時候，就自己摘些美味的菓子來充飢。那些菓子，具備了光的香味，也具備了陽光的馥郁，煞是好吃的仙果。

密密層層許多矮樹之間，還有一個白色大理石造的蓄水池，那清亮的水不但能够照見人的面容，而且還能照見人的靈魂。這是一種意想不到的魄力。

但是貓總是別有懷抱的說：『這是不過一種可笑的發明罷了。』死也不肯到池邊去。

親愛的小朋友，你們當然同我一樣，都知道她的心腸是怎樣的，那末她的不肯去，也就沒有什麼希奇了。你們也一定知道我們那忠心的泰羅是不怕到那裏去的；因為只有靈魂堅定的動物，才不怕給人們看見內在的心腸。好的狗除了慈愛和忠誠之外別的是不要知道的。

底爾底爾在魔鏡那兒看時，幾乎常常看到那華麗的活潑的青鳥，因為他腦裏終日都想着那隻可愛的雀兒。不時總跑到光面前去求她。

「他在那兒告訴我吧……因爲你是什麼都知道的，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神祕的口吻是她一向答話的神氣。

「你須得自己去找他。我可不能告訴你。」她吻過他後，又補上說，「但是你不要愁，當你受過幾次磨折之後，離他必定不遠了。」

此後，有一天，她就對他說道：

「我接着仙人物理崙寄來一個信，她說青鳥或者藏在墓地鄰近……似乎是墓地上有一個把他藏在墳墓裏……」

底爾底爾說道：「我怎麼辦才好哩？」

「這個很簡單：只消到了半夜，把你那顆鑽石轉一轉，就可以看見那些死人從地底下爬出來。」  
自從聽到光說着這幾句話之後，牛奶、水、麵包和糖一齊都咬住牙齒，非常害怕。

光對底爾底爾低聲說道：「不要管他們，他們是怕死人的。」

火跳道：「我不怕！從前我還燒過他們；那時候，真比現在有趣得多。」

牛奶泣道：「我變了，酸氣快要毀滅我了。」

狗混身戰慄着說道：「但是我不怕，不過，話要說回來，如果你逃跑……我也要跑的……而且很高興這  
樣……」

貓摩娑着鬍子，用往常那種神祕而懸空的口吻說道：「我知道哩。」

光說道：「不要說話。仙人說怎麼就是怎麼的。你們都同我在一起，守在墓地門外，兩個孩子單獨進去。」

底爾底爾不大歡喜。他問道：

「你不能同我們一齊進去嗎？」

光說道：「不能去。那種時候還沒有到呢。你應該知道光是不能到死人那裏去的。況且，這也根本用不到



害怕，我又不遠遠的跑走，凡屬愛我而我也愛的人，隨時都可以找到……」

她話沒有說完，而兩個孩子的週圍已經變更樣子了。奇怪的光廟，華美的花朵，富麗的花園，都不見了，週圍是一所荒涼的小墓地，這時刻月光也很黯淡，孩子們身邊就是一些墳墓，墓上滿生着草，前面豎着木十字架和石碑。底爾底爾和彌底爾怕極了，兩人緊緊地抱住。

彌底爾說道：『我害怕啊！』

底爾底爾雖然也怕得索索地發抖，但不願表示膽小懦弱，而勉強說道：『我是從來不害怕的。』

彌底爾問道：『我說呀，死人都很壞嗎？』

底爾底爾說道：『不，他們又不是活人！』

『你看見過沒有？』

『見過的，好久了，還是很小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呀？』

『混身都是白的，樣子很呆板，很冷酷，並且不會說話……』

『我們是去看去嗎？』

底爾底爾聳了聳肩頭，本想不變聲色，但是再也做不到了，他答道：

『自然咯，光這樣說的呀！』

彌底爾問道：『死人在那兒呢？』

底爾底爾這才鼓住氣，四圍看了一下，因為直到這刻兒，他倆還沒有敢動過一下哩。

他說道：『死人就在這兒，在這些草下面，或大石頭下面。』

底爾底爾指着石碑問道：『這是他們住屋的門嗎？』

『是的。』

「天氣好的時候，他們出來嗎？」

「他們只能夜晚出來。」

「爲甚麼呢？」

「因爲他們都穿着夜服。」

「下雨天他們也有雨衣嗎？」

「下雨天他們都是等在家裏。」

「那末他們的家裏好嗎？」

「據說是很不舒服。」

「他們有小孩子嗎？」

「當然有，死掉的就是他們的孩子。」

「他們吃什麼過日子呀？」

底爾底爾在未回答以前一時想不出了。但是自己既做彌底爾的哥哥，應當什麼都知道；雖然她的問題往往難住他；而他不能不想出答案來解釋妹妹的疑團。因此想到死人既然住在地下，那些地上的，什麼東西他們當然不能吃；所以他就很確定地想出一句來答道：

「他們吃樹根草根過日子的！」

彌底爾聽了很滿意，又回復到久已佔據她的小腦的那些重大問題了。

她問道：「我們會看見他們嗎？」

底爾底爾說道：「當然會看見的，只消我轉一轉這鑽石，什麼都可以看見。」

「他們會說什麼呢？」

底爾底爾有點不大耐煩：

『他們不說話，什麼也不說。』

彌底爾問道：『他們爲什麼不說話哩？』

底爾底爾更爲難了，只含糊地答道：『因爲他們沒有什麼話可說。』

『爲什麼沒有話可說哩？』

這時候，小哥哥再也不耐煩了，聳了聳肩，打了彌底爾一個嘴巴，而且憤怒的喝道：

『你真討厭極啦！』

彌底爾驚駭了。既然受氣，她便把拇指塞在嘴裏，以後再也不敢說話！但是當一陣風吹來，樹葉沙沙地磨擦起來，兩人又感到了孤單，而且非常害怕了。只好忘了受氣而重行緊緊地抱住，並且談起話來，想遣散這種害怕的心理。

彌底爾問道：『你什麼時候轉那鑽石哩？』

『你不是聽見光說過叫我等到半夜嗎？因爲半夜，可以少打擾他們一些，那個時候他們都正要出來呼吸空氣的時候。』

『還沒有到半夜嗎？……』

底爾底爾轉過頭去看鐘，簡直不敢答話，原來指針正指着那個時刻。

他喃喃地說道：『聽聽……就要敲了……咯……你聽見嗎……』

這時鐘就敲了十二下。

彌底爾駭昏了，只顧蹬着腳，哭泣道：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底爾底爾雖然也驚駭了，但仍然說道：

『不要走……我就轉鑽石了……』

彌爾爾喊道：「不，不，不！小哥呀，我怕極了！……不要轉吧！……我要走了！……」

底爾底爾想舉手，卻舉不起來。他想轉鑽石，但彌爾爾用力吊住他的手臂，一面大聲喊着：「我不要被看死人！……一定害怕得很！……我不能看！……我害怕極了！……」

可憐的底爾底爾其實也同彌爾爾一樣害怕，但每次遭逢磨折，他的意志和勇氣便都強硬起來；我努力克制自己，決沒有什麼能使他失敗的。這時候鐘又響了。

他喊道：「時候過了！是時候了！」

他下了最後的決心，丟開彌爾爾的手，轉着那顆鑽石……

兩個可憐的孩子又遭遇到一刻兒可怕的靜寂。他們才看見十字架動了，墓開了，石板也起了……

彌爾爾把臉緊緊地靠住底爾底爾的胸膛。

她叫道：「他們出來了！在那兒！……在那兒呀！……」

勇敢的小傢伙受不住這樣的驚駭。他緊閉住眼，靠在一棵樹旁，覺得昏倒地上。這樣子站了一分鐘，簡直好像一年，不但不敢動，連呼吸也不敢呼吸了。一會兒，他就聽見鳥兒的叫聲；還有一種溫暖的香味撲鼻而來；手上頸上都感到夏天的暖熱。可是一點也不足怕。不過一時總不能相信這種種奇蹟，他睜開眼看了一回，又快活的閉上了眼睛，在那裏默念和讚美了。

從墳墓裏出來了許多鮮豔的花朵。把四處布散。不論路上，樹上，草上；一望無涯的好像直接連往青天，都是盛開的玫瑰花，袒露着心，包圍了底爾底爾。那一身的暖熱，便從那黃金似的花心裏送了出來。玫瑰四週，都有鳥兒叫着，蜂兒嗡着。

底爾底爾說道：「我真不信！真不可能！墓和石碑一齊都到那裏去了呢！」

這個場面，使這兩個孩子歡喜得不得了，手牽手在墓地裏走，連墓地的路也沒有了，原來四處沒有不是遍開奇花的花園了。受過驚駭之後，而能得到這樣的快樂，非僅是強人意，簡直快活得莫可比擬了。他們本

想到奇醜的骷髏會從地底下爬出來，跟住他們追，向他們做怪臉；他們想盡過一切可怕的事。但現在，眼前的事實卻是相反，他們聽人說的種種只是一篇謊語罷了，這才明白死人是根本沒有的。他們沒有看見死亡，但見永生永續，只是隨時都有新的形式表現出來。萎謝的玫瑰散佈了花粉，又生了別的玫瑰；落下的花瓣，還送出馥郁的香味。花謝果結，蟲死蝶生。世間無所謂死滅……只有隨時的變化，隨時的循環。

許多美麗的鳥兒團團圍住他們，其中並沒有飛走的鳥，但他們所發現的已經很夠了，不願再求什麼了。他們以反復地驚喜道：

「沒有死的……沒有死的……世界沒有死的！」

## 第八章 掙扎

鼾睡。

底爾底爾和彌底爾睡到牀上，光吻過了他們之後，就走開了，因為她身上整天都放着光，怕打擾他們的鼾睡。

這大概一定是夜半了，底爾底爾正夢着青孩兒們，突然猛覺得臉上有一隻軟腳爪在那裏摸索，吃驚得立刻翻着身子爬起來，看見他的朋友德拉底一雙亮眼在暗中發光，才把心安定下去。

貓附着他的耳朵邊輕輕說道：『喂！喂！不要驚醒別人。假如我們能够偷偷逃出去不給別人看見，今天晚上一定能够捉到青鳥的。啊！最親愛的主人，我寧願犧牲我的性命，我想了一條妙計，我們一定能够成功。』

那孩子吻過德拉底，便說道：『不，光很歡喜幫助着我們哩……如果我不聽她的話，那真很害羞了。』

貓急道：『假如你告訴她，什麼都完了，相信我吧。照我所說的去做，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貓一面說着這幾句話，一面就替底爾底爾和彌底爾穿衣服，原來彌底爾聽見他們說話，也早醒了，要同他們一齊去。

底爾底爾怨道：『你懂得什麼。而且人又這樣小，你不知道我們這是幹什麼壞事嗎！』

狡猾而多智的貓答辯了許多理由，並且還說所以找不着青鳥，都是光的不好，因為她成天總是亮晶晶的。如果他們在黑暗裏去找，一定可以找到給人們幸福的青鳥。貓兒真會花言巧語，說得底爾底爾心花開發，早忘了自己犯了不聽話的過失。德拉底說的話，一句一句說服了他，甚至肯定這是一種勇敢的行為。因為他的意志非常薄弱，決不能抵抗這些花言巧語，就此聽了她的話，歡歡喜喜地走出廟門。殊不知可憐的小傢伙能够早點知道前面的危險就好了！

三個子在雪白的月光下走過了許多田地。貓興奮極了，似乎什麼都不管，一方面只顧滔滔不絕地說話，

一方面只顧向前走得非常快，孩子們那裏追得上她呢。

貓說道：「這回，我敢斷定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青鳥了，我在大森林裏每一棵樹都問過了，他們知道他，因為藏他的，也就是他們。並且，我想大家都到這兒來會一次，已經叫兔子去請重要的動物了。」

差不多走了一點鐘光景，已經到了黑林的邊上。在另外轉向一條路上走的時候，才看見遠遠有人急忙向他們這邊走過來。德拉底彎了背，覺得這又是生死冤家湊來了。她氣得戰慄起來。難道他又來破壞好事不成嗎？難道他已經曉得她的計劃了嗎？這最後一刻兒，難道他又來救孩子們的性命不是嗎？

她靠在底爾底爾的身上，低聲說道：

「我真過意不去，又要來說我們的好狗了。真糟糕，他在這兒，我們一定要失敗。人人同他都是不對的，就是樹木們也同他不合。叫他回去好！」

底爾底爾向狗揮揮拳頭說道：「醜東西，滾開！」

忠實的泰羅原來因為疑心德拉底的詭祕的行動才來的，聽了這些話，真氣極了。他想哭，因為跑得氣都喘不過來，那裏會哭，就是什麼話也說不出了。

底爾底爾繼續又說道：「我叫你滾開！你便走好了！我們不要你在這裏……你真是一個道地的討厭的東西……」

狗是向來服從的，平常他必定早已走開了；可是這回倒不然，他的感情告訴他，這是如何重大的一件事，所以他仍舊站着不動。

貓又低聲對底爾底爾說道：「你難道讓他這樣不聽話就算嗎？用棒打他聽話呀！」  
底爾底爾聽了貓的話，拿起棒來，一面打狗，一面說道：「這教你以後聽話一些！」

可憐的狗被打得號叫起來，但他的犧牲是無限的。他走到小主人面前，並且拉了他的手，一面喊道：「你打了我，我要吻你啊！」

底爾底爾原是一個心腸很好的小傢伙，這時真不知怎樣辦才好；貓在一旁只願像一個野獸一樣的咬牙切齒。幸好親愛的小彌底爾干涉底爾底爾的行爲，並且加以辯正的說道：

『不行，不行，你不要他，我要他在這兒。泰羅假如不同我們一起，我就要害怕。』

時間是這樣短促的過去，他們立刻就決定下來了。

貓暗自想道：『我另外想個法子趕開這白癡罷！』於是她就轉過身子向着狗，很嚴肅的說道：『我們真歡喜同你在一起。』

這樣才一道走進森林去，兩個孩子靠在一起，貓狗各在一邊。大家都被黑暗和沉寂壓住了，話也不敢說，直等到貓兒叫了起來，大家才安心了一些，貓叫道：

『到了！轉鑽石罷！』

鑽石發出光輝來，大家才看見面前是站在森林中的一塊大園地，古木參天。許多很寬的大路在綠陰的樹林中構成一顆亮星。一切都很沉寂。但突然間樹葉沙沙地響了起來；樹枝像人手一樣的抖動着；樹根也從地底掙了出來，像人一樣的站着；空中又忽然霹靂地響了一陣，樹榦都破裂了，樹的靈魂慢慢的走了出來，一個個都像一些可笑的人形。陳列在我們的面前。

有的慢慢從樹榦裏走出來，有的連忙拔步就跳了出來；大家一齊包圍了我們的朋友，好像有什麼話要說的樣子。

會說話的白楊好像四喜雀一樣喳喳叫道：

『小！小！啊！我們可以同他們開始談話了！不說話，真悶死了！……他們是從那兒來的哩！……是什麼人呀！』

他儘量這樣滔滔不絕地說。

菩提樹原是個有趣的矮胖子，這時含着煙斗，慢慢地走了過來；自負的栗樹把玻璃鑲在眼裏呆呆地望住孩子們。他穿着一件綠絲滿繡紅白花的衣裳。他覺得兩個孩子太窮相，就輕蔑地走開了。



白楊向來嫉妒他的，看他走開說道：『他在城裏住過，以爲自己了不得的樣子！還很輕視我們哩！』  
柳樹是個可憐的小傢伙，拖着一雙比腳更大的木屐，走過來便哭訴道：『哎，天啊，哎，天啊！他們要把我的手腳砍去當柴燒咧！』

底爾底爾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住地向着貓兒：

『這是什麼人……那是什麼人……』

德拉底就把每棵樹的靈魂都介紹給他。

那兒有個子矮小而肚皮很大，並且身體又變的榆樹；還有漂亮活潑的掬樹；還有手腳不停的，穿着一件白寬袍，就像夜宮裏的魔鬼的赤楊。生得最高的是松樹，身子又細又長，底爾底爾簡直看不見他的臉；不過他似乎很不快樂，還有點斯文，他身邊便是柏樹，混身穿着黑衣，走到時着實駭了底爾底爾，使他的心裏怦然的跳了一跳。

不過還算好，這並沒有十分可怕的事。樹木們，都能說話，而且都歡喜得只顧叨；我們的小朋友正要去問他們，青鳥藏在那兒的時候，大家都不聲不響了。大家很尊敬地鞠了躬，站在一旁，讓一棵老樹過去，那老樹穿着繡綠草的花衣。一隻手拿着一根柺杖，一隻手伏在一棵小橡樹的肩上，那小樹鬚鬚是他的領路的，原來老橡樹是瞎了眼的。他的白鬚在風中不時飄動着。

底爾底爾看見他頭戴寄生樹的五冠，便暗自說道：『一定是皇帝！我馬上要去問他森林中的一切祕密。』他剛走過去問他，使他驚喜得站住了；原來青鳥就在他眼前，坐在老橡樹的肩上。

孩子歡喜道：『青鳥在他這兒！快些！快些！快快給我吧！』

抖得很厲害的樹木齊說道：『靜些！閉住嘴！不要吵鬧！』

貓說道：『底爾底爾，把你的帽子脫下來。這是老橡樹！』

可憐的孩子脫了帽子一下，立刻聽從了她的話；他不知道當頭的危難，老橡樹問他是不是樵夫底爾的。

兒子，他立刻就回答道：『先生，是的。』

橡樹氣得戰慄起來，立刻就謾罵底爾底爾的父親。

他罵他：『只是我一家人，你父親就殺了我六百個兒子，四百七十五個叔叔，一千二百個兄弟姊妹，三百八十個媳婦，一萬二千個孫子！』

不必管他，因為這是忿怒，不免過甚其詞，但底爾底爾就這樣靜靜地聽着，也不防避一下，並且很有禮貌地說道：

『先生，對不起我打擾您，請您原諒……不過貓說是您能告訴我們青鳥的所在。』

橡樹知道這兒大家都知道人和動物的事。他猜到貓的妙計，暗地裏笑了一下，好生歡喜，因為他早想報復人類亂砍樹木的仇恨了。

那孩子繼續說道：『——是爲了仙人勃理崙的小女兒的，她病很重哩。』

橡樹攔住他的話頭說道：『够了！够了！我還不聽見動物們……他們在那兒……這樁事於他們的關係，比我們還大……但是我們樹木們，也不能單獨處理這必須的手段。』

松樹由別的樹頭上看過來，說道：『他們已經來了！跟在兔子的後面……我能够看見馬，水牛，公牛，牡牛，狼，綿羊，豬，山羊，和熊的靈魂了……』

動物們現在都到了。他們都只用前腳走路，並且穿着人的衣裳。後來就很嚴肅的排成一個圓圈，除了山羊在小路上跳來跳去，豬想在新出地面的樹根中找些好食料之外，其餘都排在內。

橡樹問道：『到齊了嗎？』

兔子說道：『母鷄離不開她的蛋，野兔跑出去了，鹿兒的角痛，狐狸在害病——這是醫生的證明書——』

鵝不知道，火鷄心緒不寧，亂飛了……』

底爾底爾低聲對彌底爾說道：『看他們不可笑嗎？我看他們正像有錢人家孩子聖誕節的玩具一樣。』

兔子把帽子歪戴在大耳朵上，穿一件繡花衣裳，鼓掛在面前，樣子尤其使人發笑。

這時候，橡樹正對他的弟兄樹獸們解釋他們所處的地位，狡猾的德拉底打算的真正一點也不錯。

橡樹說道：『你們面前這個孩子，借了大地偷來的魔力，能把青鳥偷去，我們畢生的祕密，即刻就要被他漏洩了……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這些人知道我們的祕密，他們一定會不客氣的對待我們……猶豫不儘是蠢，而且是一種追悔莫及的錯誤……注意，這是緊要關頭，總要及早下手弄掉這個孩子才行……』

底爾底爾不明白老樹說些什麼，便問道：『他說的什麼？』

狗兒在橡樹身邊走來走去，這時候咬牙切齒的怒視着他道：

『你這老鬼，你也看見我的牙齒嗎？』

掬樹急道：『他太無禮了！』

橡樹怒喊道：『趕他出去！他是個叛徒！』

貓對底爾底爾說道：『我告訴你的什麼話，什麼都讓我來處置……只把他送走再說吧。』

底爾底爾對狗說道：『你走吧！』

泰羅求道：『讓我把這老叫化的拖鞋咬爛再說！』

底爾底爾攔不住他。泰羅知道這時的危險，簡直怒不可當，如果貓不把仍站在遠處的長春籐叫過來，他一定能救他的主人出險。好狗兒癡子般只顧亂跳亂咬，又向長春籐喝道：

『你敢，你就過來，你這鬼頭！』

旁邊的人都怒極了，橡樹看見他的大臣受辱，臉也氣白了，樹獸也都恨極了，但是，他們人雖然多，誰也不敢出來爭口氣；如果狗兒依然任性做下去，定能駭倒他們。莫如底爾底爾阻制他，他突然又恢復了馴服的本能，在主人腳邊睡下來。這就是如果不審慎，好德性往往被看作錯事。

這時候，兩個孩子便失蹤了。長春籐緊緊纏住狗，拖到栗樹後，攔在最大的樹根上。

橡樹像雷響一般的喊道：『現在我們可以慢慢商量了……這是我們審判人類的第一次，我敢說，我們受過這許多說不出的痛苦，對他們加以懲戒，這是應該的，而且決沒有人會來質疑……』

大衆齊叫道：

『死刑死刑死刑！』

可憐兩個孩子起初還不明白他們鬧的是什麼，因為樹獸們所講的是一種專門的話，別人聽不出來；況且，天真的孩子也決想不到這樣殘酷的事！

底爾底爾說道：『他們幹什麼？他們不高興嗎？』

貓說道：『別驚慌，大約因為春天遲遲不來，有些氣惱……』

她又同底爾底爾談着空話，使他聽不見他們商量些什麼。

老實的孩子聽她亂說，別人卻正在商量着怎樣處置他們，是最好最不危險的方法。公牛提議用角把他們刺死；掬樹願意用最高的樹枝來吊死他們；長春籐已經早打好一個活結了。松樹願出木料做棺材，柏樹願作墳上的標記。這像屠宰公司的樣子，把各門工作都已派定而專門等待馬達一開便完了！

有一棵柳樹說道：『最簡單的方法，還是把他們淹死在河裏，可以沒有痕蹟。』

豬怨道：『照我想，這個姑娘該拿來吃……她的肉一定很嫩……』

橡樹喊道：『別吵了！我們應該直早決定，是那一個先動手打！』

松樹說道：『這權利當然歸於我們的皇帝！』

橡樹說道：『唉，我年紀太大了！我眼又瞎，又沒力氣！長青的好兄弟，這個榮譽給你吧！你來先打他們。』

但是松樹又謝絕了這種榮譽，說他已經得到木料出他們的棺材，餘外不願多求，這種地方，很容易引起別人妒忌的。他提議讓給掬樹，掬樹的枝子最會打人。

掬樹說道：『話不是這樣說。你們知道，我已經給蟲蛙壞了！問榆樹和柏樹吧。』

榆樹又呻吟起來：說昨晚有隻田鼠咬壞了他的大腳趾，現在站也站不直；柏樹也推託了，白楊說他害病，正在發寒熱。因此橡樹起了怒火叫道：

『你們怕人！就連徒手無用的孩子都怕……好的，我就獨自個來，我雖然又老又瞎，還是我來打這世代的仇敵吧……他在那兒……』

他用棍子探路，向着底爾底爾這邊走來，一面怒罵着。

我們可憐的小朋友這時候真是害怕極了。原來貓又說是去調解這場亂子，而離開他們了，那知一去就不回來。彌爾依偎在他身邊直抖，他在這些惡人之間，漸漸知道他們的忿怒，覺得十分孤獨和不安。他看見橡樹凶狠狠地走過來，他立刻掏出裁紙刀，裝着大人的神氣。

他叫道：『難道我敵不過他嗎？這拿大棒的老賊！』

樹木們看見那把刀，都知道這是一種人類的利器，就跑去把橡樹拖了轉來。彼此爭執了一番，老皇帝究竟因為年紀大，是一個最中用的東西，所以只有把棍子丟了再說。

他喊道：『我們真害臊！真害臊啊！讓動物們來幫你們吧……』

動物們早預備這樣！大家都想一齊來報仇。幸好因為大家太激昂，秩序擾亂，小的那個孩子一時還沒有遭毒手。

彌爾底爾尖聲怪叫着。

底爾底爾盡力保護她，一面說道：『不要怕，我有刀哩。』

相風鳥說道：『這小鬼頭不要命啦！』

豬貪望着彌爾底爾說道：『這一個我先吃。』

底爾底爾說道：『我對你們究竟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呢？』

山羊說道：『小人兒，沒有什麼。只吃了我的弟弟，我兩個姊妹，三個叔叔，我的嬸嬸，我的祖父，和祖母罷了。』

……等着，等着，等你跌倒的時候，你會知道我也生牙齒的……」

因此佔了多數的羊和馬，只等小傢伙的從速被人打倒，這可快一點給他們來害他的機會。

他們正說着話，狡猾的狐狸和熊在底爾底爾背後攻了幾次，推倒了他。這時候，真危險極了。所有的動物，看見他跌倒在地，都想過來害他。好孩子一隻腳跪住，一面拔刀抵抗。彌底爾失望地叫着：這時間，突然黑暗了。

底爾底爾狂喊道：

「救命！救命！……泰羅泰羅……救人啊！……德拉底在那兒呀！……來啊！來啊！……」

貓的聲音可以聽見，但是看不見她在那兒。

她泣道：「我不能來，我受傷了！」

許久，勇敢的底爾底爾拚命抵抗，但他寡不敵衆，知道自己已經十分危險，便又哀叫起來：

「救命！……泰羅泰羅……我支持不住了！……他們人太多了！……熊！……豬！狐狸！松樹！以及掬樹！……泰羅泰羅泰羅啊！……快來啊！……」

狗兒拖着負傷的腿，一步一跌的爬過來，在樹和動物叢中殺開一條路，撲到他主人面前，衛護道：

「咯，我的小上帝呀！不要怕！殺罷！我知道怎樣用牙齒哩！」

樹和動物們全大叫起來：

「叛徒！……癡子！……奸細！……賊囚！……蠢貨！……卑鄙的東西！……走開！……滾開！……他是死人！……到我們這邊來！……」

狗依然爭鬪着罵道：

「決不！決不！……我一個打你們全體吧！決不！決不！……忠於上帝，忠於好人，忠於偉大的人！……我的小

主人，當心些，熊來了！……還當心公牛！……」

底爾底爾重整精神，還是抵敵不住：

底爾底爾重整精神，還是抵敵不住：

底爾底爾重整精神，還是抵敵不住：

「泰羅，我完了！榆樹打了我一棍！我手上流血了！」說着話就倒在地上。「不行了，我支持不住了！」  
狗說道：「他們來了！我聽見人聲！我們有救了！光來了……有救了！有救了……看，他們害怕啦，退走啦……有救了，我的小皇帝啊……」

真的，光向他們這面來了；晨熹跟着她來，森林裏亮了。

她看見兩個小東西和泰羅滿身傷痕，十分驚訝地問道：「怎麼的……出了什麼事？怎麼，我可憐的孩子，你不知道嗎？快些轉鑽石呀！」

底爾底爾急忙照着她的話做了；樹木的靈魂立刻又各歸各的樹幹，樹幹的裂口也就封了起來。動物們的靈魂也不見了；除了遠遠有一隻牛和一隻羊在吃草，什麼也沒有。森林裏又太平了；底爾底爾很驚訝地只顧東張西望。

他說道：「沒有什麼事，不過狗……如果我沒有了那把刀……」  
光覺得他已經受够了責罰，就不再怪他了。況且，他冒這樣的險，她正覺得十分不安哩。

底爾底爾、彌底爾和狗得慶更生，自然歡喜不盡，互相抱着狂吻過多次。一面笑了數着身上的傷痕，還好傷痕都不重。

只有德拉底還在那兒埋怨。

她怨道：「狗把我的腳爪弄傷了！」

泰羅覺得好像一口就可以把她吞下去。

他說道：「不，打緊有辦法！」

彌底爾說道：「醜東西，你離開她罷！」

一行朋友冒險之後，又回到光廟休息。底爾底爾想到自己不聽話，做錯了事，差一點幾乎性命都不保，對於看見過的青鳥，一個字都不敢提；光卻對兩個孩子說道：

「親愛的，這些事可以教訓你們，人類是獨當世界上的一切的。別忘了這點。」



## 第九章 握別

自從兩個孩子出去旅行之後，不知不覺的已經過幾個月了；雖然好像分別的日子就在眼前，光近來很愁；她每天只愁着算日子，也不對動物們說什麼，其他也就不懂那些事的幸與不幸。

我們最後一次看見他們那天，都在光廟的花園裏。光站在大理石塔上看他們，底爾底爾和彌底爾就睡在她身邊，這十二個月之中，出了很多的事；但是動物的頭腦都是簡單，生活上不惟沒有進步，反而後退。原來麵包吃了許多東西，路也不能走了，牛奶始終忠心於他，用一隻洛椅拖着他走。火的脾氣怪，見着人就吵嘴，誰也不敢再同他一起，所以他現在十分孤獨，而且難過。水本來是沒意志的東西，到頭來給糖那一套一套的甜蜜蜜的條件迷住了，終於現在已經結了婚；經過這樣消磨之後，糖現在已經成了一副可憐相，好像變成了自己的影子，一天比一天小，一天比一天瘦；而水呢又自從結過婚以來，也失去了她的美點，失去了她的純潔。貓仍舊是一個壞東西；我們的好泰羅常常恨她甚而恨到無法可想。

光嘆了口氣想道：『可憐的東西！他們接到生命那種利益，結果一點好處都沒有，他們跑了這許久的生的路程，雖然把他們圍在我那和平宮殿裏的許多怪東西，然而他們簡直一點也沒有看見；不是這個同那個吵嘴，就是吃多了，到害病才肯住嘴。他們太蠢了，不會享受他們的幸福，不過，幸福要失去了，現在他們總會知道……』

這時候，一隻銀翅鴿兒飛來歇在她的膝頭上。鴿兒頸上有個玉圈，圈上套着一張字條。這鴿兒原是仙人勃理崙的信差。光打開字條，唸道：

『記牢一年已過。』

光站起來，揮揮小杖，一切就不見了。

幾秒鐘後，大家又齊集在一堵高牆外面，牆上有一扇小門。晨熹的初陽從樹端射過來，光扶着底爾底爾和彌底爾，他兩人都揉揉眼睛，驚訝地東張西望。

光對底爾底爾說道：「怎麼？你不知道這牆和小門嗎？」

半睡半醒的孩子搖搖頭：「什麼也記不起來了。光又來提醒他。」

她說道：「我們一年以前才離開牆裏那所屋子……」

「正好一年以前嗎……唔，那末……」底爾底爾一面說，一面歡喜得拍起手來，連忙跑到門口。「我們

一定要媽媽……我立刻就要吻她，立刻就要，立刻就要哩！」

但是光攔住了他。她說時候還太早。媽媽爹爹都在睡覺，無論如何總不能一下就把他們驚醒的。

她又說道：「況且，時候不到，門是不會開的。」

孩子問道：「什麼時候？」

光愁道：「分別的時候。」

底爾底爾急急的問道：「怎麼說！你要離開我們嗎？為什麼呢？」

光說道：「我一定要離開你們。一年已經過了。仙人就會回來問你要青鳥哩。」

底爾底爾喊道：「但是我沒有找到青鳥呀！那個記憶之鄉變黑了，那個未來天國又飛了，夜宮裏的都死

了，墓地裏那些又不是青的，森林裏的又捉不到……仙人會發怒嗎……？她會說什麼呀……？」

光說道：「親愛的，不要緊。你已經盡了力了。你雖然沒有找到青鳥，但是你這樣好；這樣膽大而且勇敢，應

該是找得到的。」

光說這話的時候，臉上露出十分幸福的情形，因為她知道只要應該找得着青鳥，同已經找到了青鳥是

一樣的，但是她又不能直說出來，因為這是一個優美的祕密，要底爾底爾自己去發現才好。她轉身對那些站

在角落裏只顧哭的動物們說，叫他們過來吻兩個孩子。

麵包連忙把雀籠放在底爾底爾腳邊，張嘴說道：

『我以全體的名義，請求答應……』

火喊道：『你不該把我拖在裏面！』

水喊道：『秩序啊！』

火吼道：『我們自己還有嘴哩！』

糖叫着：『是的是的！』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已到，同水連接過幾次吻之後，就此溶化，再也不見了。

可憐的麵包大聲喊叫，在喧嚷中，誰也聽不見他喊些什麼。光來干涉，叫他們靜下來。麵包這才說了他的

最後幾句話。

他淒涼着自感身世的說道：『我要離開你們了，親愛的孩子們，我要離開你們了，你再也看不見活着的

麵包了……從此以後，你能看見我們的生命那雙眼睛就緊閉了；不過，我總常在麵包盆裏，或架上，桌上，湯的

旁邊，如果要我這樣說，我確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最老的朋友了……』

火怒道：『那末，我怎麼哩！』

光說道：『別吵！時候過了……快些來同孩子們道別罷……』

火衝過來，抓住兩個孩子用力吻，吻得兩個孩子連聲呼痛：

『啊啊……烙着我了……』

『啊啊……烙壞我的鼻子了……』

水慢慢走到兩個孩子面前，說道：『讓我吻吻痛的地方，把牠醫好吧。』

因此火的插嘴的機會又來了。

他說道：『當心些，別弄溼了。』

水說道：『曉得的，不必多勞，我又可愛又斯文，我對於人類一向十分和善……』

火說道：『你淹死的人怎麼說哩！』

但是水假裝做沒有聽見。停了一會，她又說道：『小泉，小溪。我無時不在那些地方的。你傍晚坐在泉水邊上，試聽聽牠說些什麼……』

這時候她真快完了，原來她眼裏一陣陣湧出淚泉來，遍身都流到了。不過，她總算又恢復了常態：

『你看見水壺，就請想想我……你在闊口瓶，茶杯，水池，龍頭裏面都可以找得着我……』

糖跛着腳走過來，因為他站也站不住了。他說了幾句怎樣怎樣難過的話，聲音很動聽，說過就罷甚至於還流眼淚，據他說，同他的性情是不很相投的。

麵包喊道：『哼！』

火叫道：『糖梅子炒糖菓蜜餞！』

除了兩個孩子覺得很難過之外，大家都笑了。

我們的英雄問道：『德拉底和泰羅到那兒去了！』

這時候，貓極狼狽的跑了過來！混身的毛亂了，衣服也撕破了而且用了手巾閉着嘴，好像患牙痛的樣子。她一路哭哭啼啼地呻吟着，狗就跟着她後面，一面罵，一面打。別的人衝過去拉他們，可是兩個世代仇敵仍不

放手，只顧你罵我打，貓說狗拉她的尾巴，在她飯裏放鍋渣，並且還打她。狗狂吠着抵死不承認。

他只顧說：『你打够了，你打够了，還要打幾下罷！』

但是突然他又站住不動了，他氣昏了，舌頭也雪白了。原來光告訴他，叫他吻吻兩個孩子，這是最後的一吻。

可憐的泰羅喃喃地問道：『這難道是最後一次嗎？難道我們要同這些可憐的孩子分離了嗎？』他愁苦得什麼也不知道了。

光說道：『是的，你知道的時候到了……我們又要不能說話了……』

狗知道自己的不幸，這才真失望地哀叫起來，一面跳到孩子們面前，狂抱住他們。

他喊道：『不行！不行！我不答應……我不答應……我永遠要說話……我自會好好的……你留我同你在一起，我要讀書寫字，我還要玩牌……我自會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以後再也不到廚房裏偷東西了……』他在孩子們面前跪了下來，一面哭泣，一面苦苦哀求，底爾底爾眼裏噙着淚，話也不說，泰羅又想到一條絕計；他連忙跑到貓那兒去，強笑着吻她。德拉底本沒有他那種犧牲的精神，即刻閃避開，躲在彌爾身邊。彌爾天真地說道：

『德拉底只有你沒有吻過我們了。』

貓半吞半吐地說道：

『孩子們，我愛你們兩個的程度也很不錯的。』

大家都靜默了一會兒。

光說道：『現在輪到我吻你們最後一次了……』

她說着，便散開她的幕圍住他們，好像這是最後一次用她的光輝籠罩他們一樣。她這才同他倆親熱地長吻了一次。底爾底爾和彌爾吊在她臂上不肯放。

他倆叫道：『不，不，不，光啊！同我們一道在這兒吧！……爹爹不會說什麼的……我們會告訴媽媽，說你怎麼麼好……你要到那兒去哩，我們也要跟去。』

光說道：『孩子們，不遠，我到靜物之鄉去。』

底爾底爾說道：『不行，不行，我不要你走……我們不願你離開我們走……』

但是光好像一個母親一樣，看了他們一眼，向他們說了許多話，他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直到後來，輪到他們做祖父祖母的時候，他們還記得，並且時常拿來講給自己的孫兒孫女聽。

以下便是光所說的那幾句動人的話：

『聽好，底爾底爾。孩子，記好，這世上你所看見的東西，一切都是無始無終的。如果你有這種思想，更使這種思想發展，那末在任何環境之下，你總能知道說什麼，做什麼，希望些什麼。』

兩個小朋友聽了都哭了起來，她又和善地說道：

『我親愛的小孩子，不要哭罷……抱歉我沒有像水那樣動人的聲音；我只有有一點人類所不了解的亮光……但我又直照到他的死滅……不要忘了一線月光，一顆星辰，晨熹日出，星星燈火，甚至於你的靈魂上的光明思想，都有我在那兒對你說話……』

這時候，草屋裏祖父的鐘敲了八下。光站了一會兒，才低聲說話，她的聲音突然微弱極了：

『再會了……再會了……時間到了……再會吧！』

她的幕消逝了，她的微笑黯淡了，她的眼也閉了，她的身體也不見了，兩個孩子眼裏滿噙着淚，只看見一點微光在腳下漸漸消去。他們再轉身看別人……別人也是不見了……

## 第十章 在小眠牀上

底爾爹草屋裏祖父那架鐘敲了八下；但是底爾底爾和彌底爾還睡在他們的小牀上。底爾媽捲起衣袖，雙手叉在腰部，站在那兒看着這對小孩子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她說道：『我不能讓你們睡到正午的。兩個小懶骨頭，起來！』  
但是推也沒用，吻他們也沒用，拉他們的被單也沒用。拉起來又倒在枕上，鼻子朝天，張開嘴，眼睛緊閉，兩腮鮮紅，呼呼大睡。

後來在肋骨上打了一下，底爾底爾才睜開一隻眼睛喃喃說道：

『什麼……光嗎……你是在那兒呀……不行，不行，別走開……』

底爾媽笑道：『光！自然有光……早就有光了呀……你甚麼事了……你好像完全瞎了似的……』

底爾底爾揉揉眼睛說道：『媽媽……媽媽是你呀……』

『自然是我啦……你爲什麼這樣呆望住我……難道我的鼻子翻了身不成？』

底爾底爾這時候完全醒了，但並不即刻回答媽媽的話。他太歡喜了他好久不見媽媽了，媽媽是永遠吻不厭的。

底爾媽很不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哩？難道她的孩子神經錯亂了嗎？這時他又突然談起他同仙人，水牛奶，糖，火，麵包，光，大家一路作長途旅行的事。他說他已經離家一年了……

底爾媽怕極了，一面喊道：『你並沒有出這間房！昨天晚上我把你們安睡好，今朝你們還是在這裏呀！你沒有離開你的眠牀，今天是聖誕節，你不聽見村裏的鐘聲嗎……你定一定神呀！』

底爾底爾固執道：『當然是聖誕節，但是我實在於去年聖誕節的前一晚出去的，現在剛剛是一年……』

你不要惱怒我吧……你覺得難過嗎……爹爹說什麼沒有……」

底爾媽想安下心來，便說道：「來，你還沒有醒哩！你做夢了呀！起來把短褲短衫穿好罷……」

底爾底爾說道：「喂！我的襯衫早穿好了！」

他翻身起來，便跪在牀上穿衣服，他母親只顧呆呆的看着他。

小傢伙又吵道：

「如果你不相信我，去問彌底爾……啊，我你冒了那樣一次險……我們看見祖父和祖母……是的，在記憶之鄉……是路過那兒，他們死了，但是依然很好，彌底爾，不是嗎？」

彌底爾也慢慢醒來，同她哥哥把經過的情形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個不休，說他們怎麼去看祖父祖母，怎麼同弟弟妹妹們玩得有趣。

底爾媽簡直被他們說得受不住了。她連忙跑到門口，大聲叫她的丈夫，她丈夫這時正在森林邊做工。她叫道：「啊，親愛的，啊，親愛的，又像從前那幾個一樣，又要把他們丟了……來吧……快回來吧……」

底爾爹手裏拿着斧頭，連忙走進草屋，聽他妻子的傷心話，兩個孩子又把歷險的事重說了一遍，並且問他一年中做了些什麼。

底爾媽哭道：「你看，你看他們瘋了，一定要出亂子了，快去請醫生來罷……」

但樵夫決不是同他的妻子那樣驚駭，決不至因一點小事就驚惶失措的人。他先吻過了兩個孩子之後，然後慢慢點着煙斗，才說他倆的氣色很好，用不着如此的忙亂。

這時候，門豁然開了。一位鄰居走進來了。她是一個矮小的老嫗，手裏拿着一根柺杖，很像仙人勃理崙。兩個孩子立刻跳過去，抱住她的頸子，一面歡呼道：

「這是仙人勃理崙！」

那鄰居的耳朵有點聾，她髮髻沒有聽見他們喊的是一些什麼，向底爾媽說道：



「我來討個火去燒東西……今早真冷……孩子們，早上好呀……」  
這時候，底爾底爾機警一些了。他當然歡喜再看見老仙人；但是，她假使聽見青鳥沒有找到的話，她會怎麼說哩！他決下心來，很膽大的走到她面前說道：

「仙人，物理崙我找不着青鳥……」

那鄰居驚訝得退了一步，非常詫異，一面問他的母親道：「他說什麼？」

底爾媽因此又起了一陣煩惱。

「過來，底爾底爾，你不認識物理崙大媽嗎？」

底爾底爾對老媽從頭到腳看了幾次，說道：「是的，是仙人物理崙。」

那老媽問道：「物理……什麼？」

底爾底爾答道：「物理崙。」

那老媽說道：「物理崙，你說物理崙罷。」

底爾底爾聽她指東說西，覺得有些討厭，便答道：

「大媽，不管物理崙還是物理崙，你歡喜什麼就是什麼，不過我明白我說的是什麼……」

底爾爹也受不了了。

他說道：「我們非得叫他們閉嘴不可了。讓我來打他們幾下。」

那老媽說道：「不要打，這不值得。只是做夢的緣故罷了；他們一定在月光下睡……我那患病的女兒時常也會這樣……」

底爾媽暫時把煩惱丟開，問老媽的女兒的病狀怎樣了。

那老媽搖搖頭，說道：「她總是一向那樣子……醫生說她神經病……我知道要什麼才能醫好她。她今朝還問我要那東西做聖誕節禮哩……」

她歇了一會兒，看看底爾底爾嘆了口氣，失望地說道：

「我有什麼法子呢！她簡直是妄想……一輩子妄想。」

別的人，你看我，我看你，話也不說；他們都知道老嫗心裏的意思。她的女兒早就說過，只要底爾底爾能够把他那隻白鴿給她，她的病立刻就會好；但是底爾底爾太愛那隻白鴿，那裏肯給人……

底爾媽對她的兒子說道：「唔，你不能把你的鳥兒給那可憐的小東西嗎？她想着那隻雀兒而生相思病了！」

底爾底爾敲敲頭，似乎他們說的話簡直太驚人，他喊道：「我的鳥兒！」他又重複喊道：「我的鳥兒！真的，我簡直把牠忘了……還有鳥籠哩……彌底爾，你看見鳥籠嗎……就是麵包拿的那個……是的，是的，就是這個，還在那兒，還在那兒！」

底爾底爾簡直不信自己的眼睛了。他連忙搬了一張椅子，放在鳥籠下面，一面爬上一面說：

「我當然要給她，當然要給她……」

他又驚訝得動也不動了。

他說道：「怎麼，是青的！就是我那隻鴿兒，我出去，他就變青了！」

我們的英雄跳下椅子來，歡喜得亂跳亂喊：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青鳥，我們跑了千里萬里去找，他就在這兒……牠就在這兒，在家裏……啊，可是多奇怪呀……彌底爾，你看見鳥兒嗎？光會說什麼哩……勃靈格大媽，快些拿去給你女兒罷……」

他說話的時候，他媽媽又倒在他爹爹懷裏泣道：

「你看……你看……他又壞了……他又瘋了……」

這時候，鄰居勃靈格滿面喜色，雙手捏着，只顧道謝。底爾底爾把鳥兒給她的時候，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把那孩子摟在懷裏，感激與歡喜，把淚珠從眼眶裏迸來。

她只顧說道：『你給我嗎？你就這樣給我，一點酬報都不要嗎？……好天，她會怎樣的歡喜啊！……我飛了！我飛了！……我立刻就回來告訴你她說些什麼……』

底爾底爾說道：『是的，是的，快去，因為有的常常會變色！』  
勃靈格跑了出去，底爾底爾把門關上。他這才轉過身來看看房門，又看看牆壁，無處不看到，露出十分驚訝的神色。

他問道：『爹爹，媽媽，你們把房子怎麼弄的，依舊那間房子，可是漂亮了許多。』  
兩老昏了，互相看了一陣，小傢伙又繼續說道：

『唔，是的，什麼都刷新過了，看起來都像新的，什麼都乾淨清爽了……窗外的樹林……多大多好呀！……真覺得什麼都是新的了……在這兒，我覺得真快活，啊，我覺得真快活！』

看樵夫兩口子簡直不知道兒子怎麼會這樣弄的，但是我親愛的小讀者，你同底爾底爾和彌底爾在一起見過他們的美夢，一定能想到他們的眼光會變成這樣的緣故呵！

這並不是仙人無緣無故在夢中用符咒給他開了真眼。他明白了怎麼去看一切的美處；他經過許多磨折，增加了他的不撓的勇氣，因為在找尋青鳥，找尋能給仙人的女兒幸福的幸福之鳥，他的氣量更大了，他的天性也更好了，給人快樂，他自己自然也就滿心愉快。因為旅行了許多奇怪的幻象似的無涯的境地，使得他的心胸格外廣闊了。

孩子以為一切都比從前美好，這並沒有錯，因為一切對於他純潔的已經到了充分的了解，所以，應當比從前美好許多許多的了。

這時候，底爾底爾仍在歡天喜地的欣賞草屋。他靠近麵包盆，同麵包說幾句親熱話；又泰羅正睡在草窩裏，他又跑到泰羅那兒，對於他在森林中的那一場格鬪，認為牠是一個值得論功行賞的朋友了。  
彌底爾又站下來打德拉底一下，德拉底老在爐上打瞌睡，彌底爾又說道：

「唔，德拉底呀……我看你明白我，不過你不說話了。」

底爾底爾又用手摸摸頭。

他喊道：「嚇，鑽石不見了……誰把我的小綠帽兒拿到什麼地方去了……不要緊，我也不要了……哈，火在那兒！先生，早上好呀！他又要使水發怒了！」他又跑到水管那兒，把龍頭轉開，身體伏近水那邊。「水，早上好，早上好呀……她說什麼……她說話是還說的，可是我不懂了……啊，我多麼快活呀，我多麼快活呀……」

彌底爾喊道：「我也快活，我也快活啊！」

兩位小朋友便牽着手，在廚房裏跑跳了一回。

底爾媽看見他們這樣精神，這樣有生氣，稍稍安心一些。況且，底爾爹那樣安定。他一面吃着湯，一面笑道：「你看他們因為快活過，玩鬧起來了！」

可憐的他自然不知道那一場奇夢，不但使他的孩子，因為快活過再來玩鬧，而且還使他們現在也快活，這才是最重大最難能的教訓哩。

底爾底爾遙望着窗外，對彌底爾說道：「我最歡喜光！你可以看見她在森林那邊。今晚，她又會在燈裏了。啊，親愛的，親愛的，這一切都可愛，我多麼歡喜，多麼歡喜……」

他站定了靜聽。大家也就跟他靜聽。他們聽見歡笑的聲音，聲音漸漸從遙遠的地方播送近來了。

底爾底爾喊道：「是她的聲音！讓我去開門！」

事實是小姑娘同她的母親勃靈格來了。

勃靈格媽媽快樂道：「看看她，她會跳了，會舞了，會飛了！真是神力！她才看見那隻鳥兒，便跳了起來，像這樣……」

勃靈格媽媽怕跌倒，攢壞自己的彎鼻子，只好慢慢的跳，學着樣兒的跳。孩子們拍着手，大家一齊歡笑起來。

小姑娘在那兒，穿着一件很長的白睡衣，她睡在牀上病了幾個月，慶幸着自己現在又能站在地上，自己真覺得十分驚訝。她微笑着，把底爾底爾的鴿子抱在胸口。

底爾底爾先看看那孩子，又看看彌底爾。

他問道：『你不以為她很像光嗎？』

彌底爾說道：『她小得多。』

底爾底爾說道：『小是真小一些，可是她會長大的呀……』

三個孩子都在雀兒嘴前放了一些食物，這時候，大人們的心也安了，看着他們微笑。

底爾底爾喜溢眉宇。我不瞞你們說，親愛的小讀者，那鳥兒根本沒有變色，只因為很愉快，他眼裏自己生了一種青色的感覺。這沒有什麼關係，底爾底爾不知道這一點，他倒發現了光的大秘密：求幸福者必先給人以幸福。

但是這時候又出事了。人人都慌亂了，孩子們叫了起來，大人們丟開了手，連忙跑到門口去。原來鳥兒突然逃了他很快的飛去了。

小姑娘哭道：『我的鳥兒啊！我的鳥兒啊！』

底爾底爾第一個跑到屋梯那兒去，得意的走了回來。

他說道：『好了！不要哭了！他還在屋裏，我們一定能找着他。』

他吻了小姑娘一次，小姑娘便又開了笑顏。

她問道：『你一定能找着他嗎？』

好朋友很有決斷的樣子說道：『相信我，我現在知道他在那兒了。』

我親愛的讀者，你自然也知道青鳥在那兒。親愛的光，並沒有直接對樵夫的孩子說什麼，不過她給他指示了幸福之路，並且教他們為人要和善大量。

或者在這故事開端的時候，她就對他們說過。

『一直回家去。青鳥就在那兒，在破爛的草屋裏，在破爛的雀籠裏，同愛你的爹爹媽媽在一塊兒。』  
孩子們一定不相信她。

底爾底爾一定說：『什麼！我的鴿子是青鳥嗎！別亂說，我的鴿子是灰色的！……幸福在草屋裏嗎！同我爹

爹媽媽在一塊兒嗎，啊，我說呀！家裏又沒有玩的東西，怪厭煩的！我們要到遠處去經歷些好玩的事……』

他會說以上那些話，他還會帶着彌底爾一起到外面去，不聽光的勸告，因為最可靠的真理，如果我們不是自己去試試，也無足輕重。把全世界所有的智慧告訴一個孩子，只須花一刻兒功夫，可是我們畢生還不够使我們了解牠，因為只有我們的經驗才是我們的光。我們必須把自己去體驗，才是人生的一切。

我們大家都應當為自己尋求幸福，而自還要受許多痛苦，遭許多失望，才會明白尋求幸福，要從了解常在單純的心靈上那許多單純而完整的快樂，才能得到。